尚書詳解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尚書詳解

(三)

陳經撰

尚書詳解卷十一

商書

仲虺之誥

此篇爲成湯有慙德而作也。仲虺之意。在于正君心。故其始則有以美之。其終則復有以釐之。其所以釋湯之慙也。成湯于勝夏之後。常留慙德于中。則必有自沮之意。而無日新之德。是謂過而不改。矣。警之者。所以防其未然也。使成湯于慙德既釋之後。矜能伐功。志得意滿。則前日之功。復廢矣。大旨之用心。操縱弛張。凡以扶持開道其君。使歸于善而已。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湯既勝夏而歸。未至亳而至大坰。是在中路也。仲虺不待其反亳而遂作誥。蓋急于釋湯之慙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蓋自上世以來。聞有揖遜者。未聞有臣放其君者。成湯始爲此舉。豈不有忸怩于心乎。湯之所以慙者。非憂其後世之人議己也。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恐亂臣賊子有無君父之心者。必借湯以藉口。君子言必稽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不得不爲之慮。雖然。觀成湯之慙處。始足以見湯之心。夫豈不曰己爲天所命。桀爲天所棄。應天順人。雖無可疑。然揆之心。不得如堯舜揖遜。

適會處君臣之不幸而至于此。其心豈容自安。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凡愧怍之發自其良心之不可掩者。見于此耳。此所以爲聖人也。若傲然自處以爲當然。不知愧怍。是亦凶人而已矣。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乃者。繼上文之辭也。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此三句。自其本而言之。與武王誓師之言曰。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相類。特其意不同。武王以民之至善在所愛。仲虺以民之有欲在所治。生民之初。有喜怒哀樂感物而動。見利而嗜。此有欲也。既有欲則不能無爭。既有爭則不能不就其賢有德能斷曲直而取平焉。故天于是而生聰明之君。出而治之。德不足以異乎天下。則不能以制服天下。此聰明之所以異乎有欲也。有夏昏德。乃下民多欲之資也。以其昏昏安能使人昭昭哉。宜乎使人陷于泥塗炭火之中。而無有開明之者。天乃錫王勇智。豈非天生聰明以時乂乎。勇足以有行。智足以有知。皆天下之達德也。勇智卽聰明也。以其資稟過人。出于自然而然。非有僞而爲之者。此天錫也。有此德故能表正萬邦。式于九圍是也。纘禹舊服。足以紹禹之五服也。湯去禹之世雖遠。然帝王之心異世而同符。故纘禹者。不在桀而在湯也。茲率厥典。奉若天命。蓋常行之理。卽天命也。循其常行。而不爲越常非理之事。則奉順乎天者何以過。是夏王有罪。既得罪于天矣。且又矯誣上天。詐稱天命。以欺誣下民。而布行其令。帝用此遂不善于桀。用商家以受命。使天下之師衆。

因湯而有所爽明。向之昧昧者復覺矣。然則湯之受命也。天實爲之。桀不得不廢。湯不可不興。又奚憾之有。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此又言桀之忌湯。若湯不放桀。則必爲桀所害。簡賢附勢者。言桀之黨與桀同惡者。見賢則簡忽之。見勢位之崇則趨附之。實繁有徒。言其黨之衆也。肇我邦于有夏。謂我商家始基于夏之朝。自夏朝觀商如苗中之莠、粟中之秕。未嘗不欲亟去之。故我商邦小大之臣。皆戰戰恐懼。恐以非其罪而受戮。況予之德與其言足以聽聞。謂天下皆見聞湯之德與其言。則桀必忌湯而有害之之心。桀安可不伐哉。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言湯之盛德。足以洽于民心。而得乎民者也。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自其本源者言之。聲色貨利。人君安能絕之哉。蓋天則所存不以慾而害性。聲色不邇。貨利不殖。則舉天下之易動者。不足以易湯之所守。想見其心一物不留。純乎天理。廣大明白。周流變通。德之勉者。吾必能勉之以官。功之勉者。吾必能勉之以賞。用人惟己。而不惑于毀譽。改過不吝。而無有于飾非。克寬克仁。而不失于苛暴。湯何以

能如此哉。蓋物去則理明。其本正而末不治者。未之有也。此其所以彰信兆民。不靳人之信而人自信。乃葛伯仇餉。此言湯之得民心也。葛伯仇餉之事。孟子言之詳矣。初征自葛也。東征而西人怨。南征而北人怨者。望湯之來。惟恐其晚。皆曰奚爲以予爲後而不先來乎。攸徂之民。謂所往之民。皆室家相慶賀。以爲徯予后之來。后來我始有所蘇息。民之戴商久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自此以上。皆釋湯之慙。謂天之生湯而厭桀如此。桀之衆忌湯如此。湯之德足以得民又如此。則伐桀而有天下。是固當耳。豈可以此爲慙而不釋去哉。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此以下皆所以戒成湯。恐成湯之慙既釋。則必有志得意滿無所顧忌之事。故戒之之辭。以謂賢之過人者。德足以長民者。忠于事上而無異志者。良善之在己而不忍爲非者。此數者皆君子之人。雖其材之不同。在人君必當佑之輔之。顯之遂之。多方以成就之。愛護之。勿使爲小人所害可也。至若彼國之弱者。吾則兼而有之。彼國之昧而不明者。吾則攻而擊之。亂國則取之。亡國則侮之。弱昧亂亡。雖在彼有可兼可攻可取可侮之狀。而聖人興滅繼絕之義。當哀矜而撫恤之。豈宜至此。推亡固存。卽申上意。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者。亡之道也。則當推而去之。如武王下車之後。使當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豈宜復事攻取哉。乃若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此存之道也。則當固而守之。弗失可也。推亡固存。則邦國自昌矣。德日新。萬邦惟懷。卽上文之意。果能固存而邦至于昌矣。則德豈不日新。一日萬邦惟懷。則近可

知矣。不然。徒事于兼攻取侮以逞其志。則爲自滿。九族乃離。則遠可知矣。然則成湯可不警哉。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大德者。乃成湯本然之德。本然之德本自明矣。更勉而昭之。不使爲情慾所昏蔽。以爲民極而建中于民。蓋民取法于君者也。君之德不昭。則民安取中哉。須當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則爲中矣。事各有義。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心自有禮。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正以直內。義以方外。是也。聖人固不待制之矣。而亦不可忘制之之心。孟子所謂操則存之意。禮義以垂法于後世。豈不綽然有餘裕哉。蓋創業之君。子孫之法也。其始正。則爲子孫無窮之福。始一不正。則子孫何賴焉。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此古人之言。仲虺舉之以爲戒。自得師者。不由乎人。如自强如克自抑畏之意。蓋尊德樂道。出于中心之誠。然而非使之然也。故此必可以爲王。謂人莫己若。則是矜己以忌人。亡之道也。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蓋自得師而所以王者。以其好問于人。樂取人之善。而心自有綽然寬裕之理也。謂人莫己若而亡者。以其自用一己之善。詘詘拒人。而所見者狹小也。嗚呼。愼厥終。惟其始。當始終一心。不可勤初怠終。殖有禮。覆昏暴。人之所以能自封殖者。皆有禮而敬者也。人之所以自取覆亡者。皆其昏闇而暴亂者也。禍福無不自己求。天道如此。爲人君者。豈可不欽崇之。能欽則知所敬。能崇則知所尊。敬尊天命。無時而忘。則永保天命。亦無時而失。蓋其永保者。即其欽崇者也。觀仲虺末章之意。剖析如此其嚴。成湯之聖德。豈

有昏暴自滿者。然人臣事君。如孝子之于父母。視于無形。聽于無聲。當其未然而防之。不待其已然而後圖之。齊桓以召陵之盟而驕。衞獻公入境而餒逆。血氣易勝。善心難收。仲尼豈得不爲湯慮哉。

尚書詳解卷十二

商書

湯誥

此篇大略與前篇仲虺之誥相爲表裏前一篇乃仲虺釋湯之疑此一篇乃成湯推廣仲虺之意以布告天下所以釋天下諸侯之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天下既定商民不服者幾四十年湯之克夏也安知天下無有懷疑而未釋者天下有懷疑未釋之情湯不能以一朝居于是歷舉天命與桀之當伐以告之其末章之意又言吾之所以有天下者非假是爲樂也震懼驚惕如不自安然凡爾有罪皆予一人之故予一人有罪皆聽命于天成湯既以有罪歸諸己則天下之情庶乎其少安矣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既退夏之命復歸于亳是自大坰而歸也湯至大坰而仲虺作誥以釋湯之疑湯之疑釋矣而天下之疑未釋也自大坰而歸亳此湯誥之所由作也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天下諸侯莫不來朝拱手以聽湯命故湯因而誕告及于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者勞來之之辭也明聽予一人誥謂當洗心滌慮聽予一人所以告汝之意與天下更始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此言天生民立君之意也皇天上帝所以降善于民者天命之謂性也與民以善者天也保斯民而使之各安其善者君也若順也順其有常性俾之能安其道惟君之責焉民如此其可愛君之責如此其不輕豈宜肆情縱欲以居民上者乎曰衷也性也猷也其實一理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服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德本不可滅威本不可作滅德作威縱人欲而亡天理者也虐者威之所作也敷虐于萬方百姓其殘酷可知矣爾百姓罹被凶害如荼之毒苦然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則其抑鬱無所告訴窮則呼天其勢然也天道福善禍淫蓋其善自有得福之理淫自有取禍之理天非屑屑然福之禍之也其所感召自然而然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凡日月有薄蝕星辰有變動是皆災異以譴戒之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上天有命其威甚明湯則將奉之而已非湯之討桀乃天討之也其敢赦哉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玄牡者黑牡夏尚黑湯猶用夏之正朔足見湯非有意于代夏而商也以玄牡昭然

告于上天神后。以問罪于桀。觀昭告之一言。湯豈陰謀圖桀利于一己。而爲是欺天罔人之事哉。以公義明告于天。亦以公義問桀之罪。天地鬼神臨之在上。湯安有私心哉。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謂得伊尹與之同力。與爾有衆請命。蓋當桀之暴虐民命皆在死所矣。爲有衆請命。使之得以更生也。上天孚佑下民。孚信也。佑助也。罪人退伏遠屏。桀之奔于南巢也。至此則天之助民也益信。天命謂福善禍淫無有差僭。貴飾也。粲然有文。如草木之光華。蓋惡既去則善者獲伸。兆民信乎得其生殖矣。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湯奉天命伐桀矣。天下之大。乃使我一人爲之。予何以當之哉。何以見天使湯輯寧邦家。即民心之歸可以驗之。茲朕未知已得罪于上下神祇乎。未得罪于上下神祇乎。慄慄危懼。慄慄者危心也。如將隕墜于深淵之中。此可見成湯之敬心。不以天下爲樂。而以天下爲憂。常恐不能勝其任也。凡我造邦之諸侯。非常之事不可從。慆慢淫過之事不可就。所謂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是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典者常行之理也。非于爾典之外有所謂天休。凡爾心無所愧怍。心廣而體胖。作德而日休者。天休也。爾有善。則朕當懋官懋賞。以旌爾善。而不敢隱蔽。朕有罪。則不敢以自恕。當聽命于天。惟天有所簡擇焉。其爾萬方有罪。則皆我之過。何者。聖人以天下爲一體。天下之過。皆君之過。君仁莫不仁。有不善而非

君之過哉。予一人有罪。則非爾萬方之事。成湯何其責己甚重而責人之甚輕。責己甚厚而責人甚恕也。豈非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者乎。以責人之心而責己。則是向也伐夏之慙。皆以身任之。諸侯無預焉。則自今以往。尙何懷疑不安之有。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爾萬方諸侯庶幾以我言爲信。則能保其終。讀此章者。當深玫聖人用心與常人異。天下始定。豈無懷疑不安之情。湯欲去其不附己者。則嚴爲之刑罰。兵威天下。誰敢不惟湯之從。方且溫言告戒。惟恐其不己信。其忠厚和易之心。亦可想見。又況常人之情。功成之後。志得意滿。聖人處之。方且慄慄危懼。嗚呼。此開基之本。而創業垂統之大法也。後世子孫視之。祖甲之不敢侮鰥寡。中宗之不敢荒寧。豈非有得于危懼之心哉。齊桓霸業方成。而濤塗見執。魏武始得荊州。而遽忽張松。雖以漢高之豁達大度。且曰臣之業孰與仲多。其驕容德色。已形見于父子兄弟之際。人心之相去。如此其相遠也。

咎單作明居。

咎單作明居。先儒以咎單爲湯司徒。作明居民法一篇。其書已亡。

尚書詳解卷十三

商書

伊訓

此篇乃太甲卽位之初年伊尹首陳伊訓之書可以觀古人之事君尤必謹其初也成湯以太甲屬之伊尹乃受遺託孤之臣宗廟社稷之安危輕重繫焉與在朝百官事體不同若周公之于成王霍光之于昭帝諸葛孔明之于後主一也矧太甲以中材庸主伊尹知之熟矣惟其縱欲未萌非心未動之初先有以警之則他日雖有縱欲然其初心善端亦終不能忘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蓋養之于本然之初則易爲力防之于已然之後則難爲功此伊訓一篇之本旨也故其間有抑揚開闔一予一奪一勸一懲如言夏先后之有德則必言其子孫之弗率言成湯之所以修人紀必言湯之所以制官刑言上帝之福善必言上帝之禍不善言萬邦之所以慶必言所以墜厥宗之由其開之也所以誘其爲善之路其闔之也所以絕其爲惡之萌愛君之意深矣

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孔子序書曰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觀此數句卽春秋正始之法乾元萬物資始

之意也。太甲、太丁之子也。太丁未立而卒。故太甲以孫而繼祖。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蓋太丁未立而卒。外丙方年二歲。仲壬方年四歲。幼主不可立。則不得不以太甲繼湯。太史公反以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則是湯崩之後更四年而太甲始立。與經不合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商人以年爲祀。序書者孔子也。周人故曰年。作書者商人。故曰祀。元祀卽踰年改元也。十有二月卽元祀之正月也。商人以建丑爲正。故用十二月。曷爲不言正月。蓋商周雖用子丑之正。而亦不廢夏時。蓋夏時得四時之正。孔子語顏淵曰。行夏之時。漢班固知此意。故書漢元年冬十月。人君嗣位。踰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必以其事告于廟。秉筆史官必以其事書于策。錄始終之意。一年不二君。故不改于柩前定位之初。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于三年喪畢之後。此常理也。先儒或謂十二月卽湯崩之踰月。甚失禮典之意。伊尹以當國大臣主祀事。故祀先王。奉嗣王以祗見于祖。侯甸之服。近王畿者也。諸侯咸在。百官總于天子。以聽冢宰之命。伊尹于此時。乃太甲非心未萌。恭敬誠恪之心未分。于是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聳動太甲。使知方卽位之始。不可不謹。而乃祖之德。不敢忘也。烈祖乃成湯。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

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伊尹言烈祖之德而先及于有夏。原其所自來也。有夏先后。禹以下少康以上。方懋其德。而感應之速。上至于天。下至于地。幽及鬼神。微及萬物。無不各得其所。何者。人君者。爲天地萬物鬼神之主。主得其人。則舉天地鬼神萬物。無不在我德之中。主不得其人。則乖氣感召。上而天變日月薄蝕。下而山崩川竭。鬼神不得其祀。鳥獸魚鼈不安其生。則皆以此德之不懋也。夏之先后如此。而其子孫弗率。則如彼。故皇天降災于夏。假手于我有命。是天命湯以伐桀。而非湯之自伐桀也。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造與載。皆始也。造攻自鳴條之役。即前湯誓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是也。桀于此而始廢。朕載自亳。則湯于此而始興。觀伊尹以我朕二字自稱。則知伊尹任天下之重。商家無非伊尹分內之物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聖武即神武不殺之謂。言其除暴止亂。而非事于殺戮也。布昭有顯然示人之意。代虐以寬。以寬而代夏之虐。斯民釋有夏之虐政。而見成湯之寬恩。其懷歸之也。信乎其出于中心悅而誠服也。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蓋德即一也。有夏先后能懋之。其得福如彼。而子孫不能率之。其得禍又如彼。我商王能布昭之。其得福又如此。今則此德之修。在太甲之身矣。太甲之嗣此德也。宜如之何。今其爲有夏之子孫。弗率厥禍。不旋踵矣。故當自其初而謹之。天下善惡。無不原于其始。闔端爲善。則終無不善矣。謹初之要。莫先于愛敬。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知敬其兄。愛敬之心。夫人所同。但能立之者

鮮立者謂常存之而勿棄也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能愛其親敬其長推此心以不敢惡于人慢于人則愛敬之道達于天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其謂之始于家邦終于四海由近及遠由微至著之謂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此又再推廣先王之成德人紀者卽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日用常行之道也此道蓋未嘗亡然必得聖人出而主持之則人道于是始立桀旣壞其人紀則肇修之者湯之責也成湯以肇修人紀爲一身之任苟吾身有一毫之不盡則于人紀必有一毫之虧于是不自足其足必從諫而不敢咈求之今未已也又嘗求之古人在昔先民有言不可不順之也惟成湯不以己之善自足常欲兼天下之善如此則宜其無一之不盡也以之居上則能盡其明以之爲下則能盡其忠以之與人則盡與人之道而不求備以之檢身則盡檢身之道而若不及然明者分別善惡忠者有事桀之小心不求者恕以待人雖寸長必錄若不及者重以處己雖小過不自恕由諸侯而爲天子以有萬邦其積累亦艱難矣然則湯之積累艱難也豈是利于得天下哉修人紀之道不得不然惟其得天下也甚難故其慮天下甚遠恐後世子孫未必盡如己也廣求哲智之人如伊尹之類俾之輔爾後嗣則先王之望後人誠意至切矣子孫其可以不副先王之望乎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湯不惟敷求哲人以輔後嗣而已。又制爲在官之刑以儆有位。人心無常。雖未必皆然。而先王不得不預爲之慮。風者風俗。謂足以使人動化也。舞歌者謂之巫風。殉貨色、恒遊畋者。謂之淫風。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者。謂之亂風。前六者皆基于後之四者。聖言苟有不敬之心。則謂之侮矣。忠直苟有不順之心。則謂之逆矣。耆德者。當親近而反遠之。頑童者。當遠去而反親比之。有此四者。則舞歌、貨色、遊畋。何憚而不爲。惟此三風十愆。卿士有一則其家必喪。邦君有一則國必亡。苟有一于此。則是其心有所倚而失其正矣。有其一則數者皆具。臣下。謂卿士諸侯各有臣。其君有一于此。而臣下視之怡然不加恤者。有墨刑。貪以敗官曰墨。臣下不能正其君。而反居其位。是貪墨之人也。具訓于蒙士。自其童蒙之時。而先以此意訓諭之。使知人臣事君之義在于諫正。此可以見古人之教。常在于少小之時。記曰。幼子常視無誑。能言學唯。能食尙右手。酒誥亦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自其童蒙之中而教已行矣。雖然。湯制官刑以儆有位。獨曰臣下不匡其刑墨。而卿大夫邦君獨無刑何也。曰。卿士有一而喪其家。諸侯之有國者有一而亡其國。刑孰甚焉。伊尹引此以戒太甲。意謂大夫諸侯且如此。則天子有天下者可知矣。其諫諍之法。不亦婉乎。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嗣王太甲豈可不敬其身念先王之訓乎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謨卽言也洋洋卽孔彰也自其謨之于心則洋洋廣大見其憂深而思遠故也自其發之于言則甚彰明也見其善惡有證也卽上文三風十愆之戒是也伊尹戒嗣王于初卽位之時不以己意强之而以先王之訓洋洋孔彰者感之人誰獨無是尊祖愛親之心哉此又因其孝敬而發之也惟上帝不常旣戒之以祖宗又戒之以天以見人主無所畏惟畏祖宗與畏天上帝之命何常之有善者降之祥不善者降之殃皆其自取之耳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卽申上文之意勿以小善而不爲及其至則萬邦爲之胥慶勿以惡小而爲之極其至則墜厥宗嗣王當謹于善而已

尚書詳解卷十四

商書

太甲上

讀此篇之書。伊尹何其不幸哉。當其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天下之責。不在伊尹。及其幡然而改。以天下自任。則其責在伊尹矣。一出而相湯以放桀。其次則放太甲。賢者之爲人臣也。固當如是乎。吾聞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伊尹之事。蓋達節者之所爲。然天下不以爲非。後世不以爲疑。其始終之心。載之于書。與夫子之序事迹甚明。序書以爲不明而放諸桐三年而復歸。作書者以爲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王徂桐宮。克終允德。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以不明而放之。既悔而復之。伊尹何容心哉。蓋伊尹爲成湯腹心之臣。受遺託孤之任。義不與衆臣同。其放太甲也。以成湯之命而放之。其復太甲也。亦以成湯之心而復之。天下後世尚何非且疑哉。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孔子序此書。以爲既立不明。則知未立之前。未至于不明也。凡中材庸主。不見可欲。易以寡過。故太甲之未立也。未見所可欲也。及其既立。則勢位之隆。尊貴之極。豈不足以動其縱欲之心哉。故太甲之所

以不明者爲其旣立故也伊尹知其不明之故在于旣立縱欲之原常生于快意肆志之境故放之于桐置之于幽深僻遠之地起其悲憂慘戚之心而不見其所謂快意肆志之境則太甲于此時善端復萌惡念已消故三年喪畢復歸于亳思前日之庸愚而痛自懲艾深自改過復爲賢君矣然則伊尹能必太甲之悔過乎曰太甲之必能悔過伊尹蓋豫知之矣使伊尹不能必知太甲之悔過則其初必不立之旣立而放之放之而其終不改則伊尹之罪將不可逃矣彼霍光之所以不得爲伊尹者爲其不知昌邑之不能改也旣立以爲君而又廢之則霍光不得無慚矣雖然伊尹之于太甲書之所載特曰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而已特曰王徂桐宮居憂而已使太甲于桐宮而居喪若未甚害也而書之所載又無放字夫子何以書放諸桐嗚呼此有以見聖人之公心終不敢爲伊尹回護寧直書之使伊尹以過聞于天下之人而無飾非之心則亂臣賊子庶乎其不敢藉伊尹以文奸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丕厥烝厥祖

阿倚也衡平也官名也湯之所倚以平天下者在乎伊尹故立此官以處之嗣王太甲也不惠于阿衡則伊尹所言太甲不順之而違之者多矣此皆其不明之故也伊尹于是作書以戒之舉先王之事以爲訓曰先王成湯顧諟天之明命天之明命卽天理也在天則謂之明命在天下則謂之理在身則謂

之心。顧者有內省之意。諟者有取正之意。惟其顧諟天命而不敢違。故敬心常存。推之以承上天神下地祇者。此心也。社稷宗廟。罔不祇敬而嚴肅。亦此心也。湯之心有以合天。故天心有以命湯。天監觀其德。用以集大命于成湯之身。俾之綏萬方爲民之主。其本皆在于顧諟之心而已。惟尹躬又能左右輔助其君。以安天下之衆。蓋尹與湯同體一心。故嗣王今日大承其基業者。皆湯與伊尹勤勞之所致也。嗣王豈可不知所自來哉。旣舉先王之君臣。又舉前代有夏之君臣。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夏都在亳西。有夏之君能以周而有終。周者謂能畏懼于心。凡治身治國。無一不備。苟有一毫之虧缺。則不可謂之周。惟其周備如此。故能保其終。爲之相者以其君能如此。則亦與君同其終。其後嗣王。指桀也。罔克有終。則其虧缺而不周備多矣。故不能有終。旣不終其所以爲君。人臣雖欲竭心力以終之。其可得乎。其本原處皆在乎君。伊尹以此言責望太甲亦重矣。嗣王戒哉。當致其戒而無忽。祇敬爾所以爲君之道。君而不能盡其爲君之道。則不惟辱其身。且將辱其祖。伊尹舉此二端以告之。其意亦甚切矣。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太甲之不明。至此極矣。其始立也。伊訓之書。肆命之書。徂后之書。所以告之詳矣。猶且不惠于阿衡。及伊尹作書。歷舉湯之敬心。與有夏君臣亦甚切矣。猶且罔念聞。則其庸愚之故。是以聽伊尹之言。如無所念聞。然伊尹于是面命而言之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昧爽者天欲明而未明之時。湯于此時

不顯其心。無一毫人欲之累。坐以待旦。其勤如此。猶以爲未足也。旁招俊彥之人。求之非一方也。以啓迪我後之人。古之人君所以遺其子孫者。莫大于得人。湯以伊尹遺太甲。周武王以周召遺成王。武帝以霍光遺昭宣。皆此類也。爾太甲當念先王所以望後人之意。而不可隳墜其命。以自覆亡也。命者。卽天理也。愼乃儉德。惟懷永圖。此又指太甲之病。從而箴救之。太甲之所以欲敗度縱敗禮者。以其不知儉也。儉者非止節用之謂。心有所節而不敢爲者。皆儉也。惟儉則可以爲永久之謀。如虞人之張機。必省察其矢括之合于度則釋。言事當審諸己而不可輕爲也。欲知其所以審諸己而不可輕爲。其要則在于敬其所止。以取法于先王。敬其所止。則心純一而不雜。率乃祖之所行。則動合舊章而無過。若太甲敬其所止。取法先王。而事無所輕舉。豈有不合于伊尹之心。此朕之所以懌。不惟懌在伊尹。雖太甲亦有美名于萬世矣。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其始也不惠于阿衡。其次也庸罔念聞。則視伊尹之言。如以水投石也。至此王未克變。則伊尹之言。浸淫于太甲之耳。欲變而未能也。蓋其善根將發。而習惡猶勝。伊尹于此時知其不可以口舌爭也。于是謀之于羣臣之中。求所以轉移太甲之心。以謂茲乃不義之事。其習與性成矣。太甲之性本來無此。特爲習所勝。則性亦與習成。予不可使狎近于不順之人。于是營桐宮。桐宮乃成湯所葬之地。使之密邇

先王其訓。起其哀思之念。而屏遠其可欲之事。困心衡慮而有得。無俾一世之人迷惑也。然則太甲之不明何預庶人。蓋君仁莫不仁。君苟迷則一世之人皆迷矣。王徂桐宮居憂。果能修其誠信之德。允德者以其誠心之發見也。伊尹之放太甲也。豈得已而爲之哉。其不惠于阿衡也。作書以告之。其罔念聞也。則以言而警之。其未克變也。而後俾之往桐宮。作書者述此三節。而伊尹之事。判然無疑于天下後世。嗚呼。大臣格君心之非者。當如是哉。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此章深見伊尹欣幸不已之意。始者其君不明而放之。君臣之際。幾于不克終矣。至此其君克終允德而復之。君臣相與之情。得以如初。伊尹之忠節至此而益明。其欣幸之意。當何如耶。三祀十有二月朔。即三年之正月初一日也。喪服亦闋矣。伊尹以冕服奉嗣王以歸亳。遂作書以告太甲。所以敍其情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謂太甲在桐宮時。民曠年無君。常如不能相正以有生。則民不可以無君也。如此。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亦謂太甲在桐宮時。不得其民而有之。無以爲四方之君。君之不可以無民如此。今也太甲復歸于亳。則太甲有其民。而民亦有其君矣。此非天佑商家。何以能使嗣王克終厥德乎。萬世無疆之休。將于此乎在。使太甲終于不明。而伊尹終于放君。則亦何以垂休後代耶。太甲之明也。

實伊尹啓迪之力。何以歸之天也。蓋天下之理可必者在我。而不可必者在天。伊尹能盡其所以爲臣之道。而不能必太甲之悔過。則太甲之所以悔過者。歸之天可也。設若人事之不盡。而一切委之于天。伊訓肆命徂后之書不作。桐宮之放尹無所眞力。而謂太甲不明。天實爲之。殆非聖賢所謂以義合命者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厥終。

伊訓肆命徂后之書作矣。而太甲不明。嗣王戒哉之訓陳矣。而王惟庸。面命之言復陳矣。而未克變。及桐宮之既放。亳之既歸。則王于此始有拜手稽首。始有不明于德之責。既以自作孼不可逭任諸己。復以尙賴厥臣救責諸臣。雍雍然有唐虞揖遜氣象。則知太甲固非言語口舌間所能正救。而伊尹亦不以言語口舌之間。而爲之正救也。然則何爲不知太甲之不明而必立之。及其既不明則放諸桐。以密邇先王其訓。伊尹必爲是費力歟。曰伊尹受湯之託。以立太甲。則太甲之不明。伊尹雖知。亦不敢忘湯之命也。尹知太甲之不明。亦知太甲之能悔過。故以成湯之命而立太甲無害也。君而稽首于其臣可乎。曰伊尹乃受遺託孤之大臣。禮貌之所必加。而不可拘于君臣之常禮也。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不類、不善也。所以致于不善者。徒以不明之故。所以欲敗度。縱敗禮。以自取其戾。天作孼、猶可違。謂災之自天者。可以禳而去之。若成王悟而天返風。宋景公出仁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是也。災之自己作。則

己受之。尙何逃耶。如隋秦之奢侈。天下終爲漢唐所有。雖人力有不能拯救也。既往背師保之訓。弗能于其初。悔之不可追矣。尙賴匡救以圖其終。則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之言不得以繼聞也。遷善之意爲何如耶。雖然。伊尹亦嘗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矣。亦嘗引先王制官刑之說以告于王矣。書之作亦未嘗不在于先王顧諟天之明命矣。言之陳亦未嘗不在于先王昧爽丕顯矣。凡所以爲太甲告歷歷于茲。殆未始棄成湯也。桐宮之放。亦不過密邇先王其訓而已。奈何成湯之訓伊尹援引以爲之告。則終不能變太甲不明之累。放之桐宮使之密邇先王。乃可以使太甲終允德何耶。夫古者朝廷容面折廷諍之臣。以疏人主之闕。善言而告之以正。所以誘掖之也。不言何以訓誨歟。曰此正伊尹造化太甲也。訓導之弗知。教誨之弗率。是其心之奢侈。外物得以役之。于伊尹之言無所受納。營于桐宮。則口傳不若意憶。外物無以役其心。聲色無以役其耳目。自然善心油然而長。謂之克終允德固宜。然成王有過。周公撻伯禽。太甲不明。伊尹放之于桐。無非所以造化之也。太甲之克終允德也。聞伊尹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數言。而太甲遂爲之稽首。知其不明不類。敗度敗禮如此。其曉然見一己之過何耶。蓋向也在不明之中。則方且以不類爲是。以敗度敗禮者爲當然。伊尹之言如未聞也。至此則良善之心油然而生。始悟前者之非。庶幾來者之可圖。宜其歷數已過如是其曉然也。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又曰。生于憂患而死于逸樂。蓋上智之資。則不待有所激而自然爲善。苟非上智。則啓發之機。必有待于憤悱者矣。太甲之悔過也。豈非桐宮之放有以動心忍性而然歟。秦穆公無

殺之敗。則必無秦誓之作。漢武帝無巫蠱之禍。則必無輪臺之詔。大抵欲觀人之良心發者。必自其悔過者觀之。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此伊尹就太甲良心既發處。又從而推廣之也。孟子曰。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太甲之心。正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矣。故伊尹所以推廣之之意。則曰修厥身。謂天下國家之本皆在于身。允德者。卽誠實之德也。人欲不留。無一毫之僞。卽允德也。太甲能悔過。卽知允德矣。然允德之在身者。未足爲允德之至。必使協于下而後可以爲明君。協于下者。愛人而人親之。治人而人治之。禮人而人答之。此協于下也。若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答。其可謂之允德乎。于是又卽成湯之德所以協于下者爲證。先王子惠困窮。困窮之民所急宜恤也。而湯子愛之。加惠之。卽允德之推也。未幾而民服厥命。則罔有不悅。未幾而有邦厥鄰之人。皆徯我君之來。有以恤我而無罰。何以使人至于是哉。允德之協于下也。觀此當知伊尹于戒王之際。未始一日忘于成湯也。太甲卽位之初不明之時。伊尹固嘗援引先王以爲訓矣。太甲悔過之後。若不必復泥于先王可也。而且不忘焉。蓋以大臣之告君。不患君之不從。而患其言之無所據。夫人之情。莫不信于有所據。而疑于泛然之辭也。伊尹欲其君行己之言。

則不得不有以信其心。欲信其心。則不得無所據。是以卽成湯而爲之據。使太甲心朗目耀。曉然于面前無惑疑不決之患。則始終之詞。不得以異其說。以至太甲下篇咸有一德之篇。開口措辭之際。莫非成湯之事迹。伊尹其善于告君歟。既以成湯而陳之于前。次以太甲而例之于後。意者蓋欲使太甲法成湯以爲之據也。王懋乃德。乃德非自外來也。卽中心之允德也。視乃烈祖。成湯當以先王爲準的。無時豫怠。則勉之又勉。有一時而豫怠。則不足以爲允德矣。卽此德而奉先。則思孝以事其親。卽此德而接下。則思恭以待其臣。卽此德以視遠。則惟明而不爲淺近之見。卽此德以聽德。則惟聰而不爲側言之信。其用不同。而其爲允德則一也。太甲而能至于此。則伊尹承太甲之休而無所厭斁矣。人臣之樂。豈在于爵位之崇。一己之奉。爲妻子計。爲持祿保位計哉。君心既格。則人臣之樂無以加此矣。曰朕云者。天子自稱曰朕。伊尹自稱以爲朕。蓋古者朕之字卽訓我。非有君臣之別。自後世始分朕爲天子。禹曰朕德罔克。皐陶曰朕言惠。周公曰朕復子明辟。

太甲下

伊尹申告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申告有重復不已之意。太甲三篇之書。當作三節看。上篇乃其過未改之時。其君方在縱欲之中。故伊尹所以攻之者尤峻。中篇則方改過。伊尹有忻懌之情。故其辭寬緩和柔。下篇則已改過之後矣。人莫難于過之已改。而過之未改者爲易。蓋過之未改。其過顯然。人所同見。故迷之極者必返。而縱欲之極

者必知變。苟能返而變。則良心頓回矣。及過已改之後。常兢兢業業。戰懼是念。惟恐有過之在身。則庶乎知免矣。若自謂其過之已改。泰然無事。則必有進銳退速之患。此伊尹之所慮也。故下篇之書尤嚴所以隄防之于其終。而指示之以踐履篤實之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人君之有天下。上當有以得天。下當有以得民。幽當有以得鬼神。天之無親。民之無常懷。鬼神之無常享。則人君者其何所恃哉。此蓋以至難者警之也。雖然。至難之中。有至易者存。天人之心與鬼神之心。不必求之于彼。而求之于我。惟敬則爲天所親。敬者天之理也。惟仁則爲民所懷。仁者人之心也。惟誠則爲鬼神所享。誠者鬼神之德也。天位艱哉。自其無親無常懷無常享觀之。豈非至難。人君不可以位爲逸樂之具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德者。卽上文敬與仁與誠之德也。合之則爲一。用之以事天則爲敬。以愛民則爲仁。以事鬼神則爲誠。有德則其心常存。于事無失。所以治。無德則心出其位。事事不止其所。故亂。與治世而同其道。則無有不與。與亂世而同其事。則無有不亡。事與道所以異者。與治世必同其道而後可。事有變而道無變。如三聖相授所守者一道。若以事論。則夏商之官非唐虞之官。夏商之刑非唐虞之刑。故不必同其事也。若亂世則其道有不足言。但有一二事之同。則足以亡國。如厲王之弭謗。秦王之禁偶語之類是也。終

始愼厥與者。終始常一心。愼其所以與治同道。而無與亂同事可也。安危存亡之機。常在于決擇之初。愼其所與。則知所趨向取舍矣。自非明明之君。安能決擇如是之審哉。先王惟時懋敬厥德。此言當與先王同其道也。先王所以能配合上帝與天同其大者。惟在于懋敬其德。敬卽天德也。能勉敬其德。不欺不愧。無作無輟。豈非天乎。今王繼先王之善業。當以此爲監。則與治同道者得矣。伊尹此言。蓋欲太甲亦以懋敬爲心。純一不已。方可以繼先王。不可謂過已改而無所事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記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易曰。知崇禮卑。蓋爲學之道。當有次序。徐行後長。卽堯舜人倫也。皆天理也。若夫語高遠卑言體不及用。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自謂得性命之淵源。而簡薄于日用常行之間。皆升高而不自下。陟遐而不自邇者也。太甲之未改過。未知德者也。伊尹故無用此言。及已改過已知德矣。太甲之心安知不以德爲止于是乎。以德爲止于是。則日用常行之際。細微之事。未必不忽略。此伊尹所以有自下自邇之言。欲其務實也。民事不可輕。當以爲難而後可。太甲若自謂吾過已改。吾德已知。于民事如此足矣。豈非輕乎。位不可安。當以爲危而後可。太甲若自謂吾過已改。吾德已知。于位如此亦無害矣。豈非安乎。稍有一毫自矜自恃之心。便謂之輕謂之安。愼終于始。太甲此心兢業戰懼之于終亦當如其始。未改過之時自怨自艾。處仁遷善如此則可。

若言逆汝心而遂拒之言遜汝志而遂受之豈愼終如始之道哉人之情安于順己而惡其拂己者必自以己爲是此有我之心未忘也今焉屏去好惡逆順之私情而惟以理爲主則言之逆汝心者必求其言之所以合于道不然彼何爲而逆我哉言之遜汝志者必求之非道不然彼何爲而遜我哉雖然逆己之言亦有時而不合于道者遜己之言亦有時而合于道者然逆己之言合道爲多遜己之言不合道者爲多亦在夫求之者而已矣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此二句爲尤切天下之理必有思也而後有所得必有行也而後有所成伊尹所以告太甲之言不爲不諄諄矣若太甲自不能思思而不能行又奚益慮之者所以知乎此而爲之者所以行乎此也若一人至于元良而大善則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萬邦以貞寧不信然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此伊尹不惟警太甲又以自警也不惟以自警亦所以示萬世君臣之法一人元良萬邦以貞矣人君之心可以已乎曰未也若斯須不謹辯言一入則先王之政將紛更變亂治俄而亂安俄而危矣辯言者人君之所易喜也誘其君以富强而動其君于功利則鮮有不聽者此帝舜命禹于允執厥中之後必曰無稽之言勿聽夫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之後必曰遠佞人也人臣之有功孰非當爲之事若貪其寵利則以成功自居成功而不退必有後患伊尹至此將有告歸之意矣聖賢之處世果何容心哉當其以天下自任也一出而相湯伐桀再出而放太甲今太甲已克終允德功成當退所過者化豈復

有所貪哉。周勃霍光不知此意。所以不免有廷尉之繫、赤族之誅。人之不可以不學也如此。君不以辯言亂舊政。而全其所以爲君之道。臣不以寵利居成功。而全人臣之節。邦之休美也。信乎其永也。

尙書詳解卷十五

商書

咸有一德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伊尹示太甲以傳心之要故咸有一德之書作焉太甲克終允德則其德固一矣然人心無常苟一念之差則前日之允德安能保其不變告歸之際猶以是爲慮一德亦大矣在堯舜謂之執中在武王謂之皇極在夫子謂之忠恕一貫在子思謂之中庸在孟子謂之浩然之氣實一物也明乎一德之理則由體而推之用人己一也君民一也幽明一也古今一也始終一也將無適而非一若人與己君與民幽與明今與古終與始猶有毫釐之未合是猶有二者存而非一也故此篇言一德必極于天人之合古今人己之合蓋德之體自當如此亦如中庸之誠其用甚大其所推者甚廣然必謂之咸有一德者以君臣之際皆有此一德也有堯舜爲之君必有禹皐爲之臣若有一德之君而無一德之臣猶不足以共治然一德之臣亦在乎有是君足以知之任之而已

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咸有一德之書。作史者既言伊尹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其事已顯矣。故夫子直序之曰。伊尹作咸有一德。嗚呼。人臣進退之節。未有如伊尹之兩全者也。世固有功成而身不退。威權震主而卒受赤族之誅者。亦有功成身退。飄然長往。不復爲國家遠慮者。觀伊尹相湯伐桀。出生民于塗炭。保衡之寄。輔導太甲卒爲賢主。人臣之功至此極美矣。而乃復政告歸。前日之功一毫不有。陳戒其君以一德。愛君之誠。惓惓不忘。此其于人臣之節。所以爲兩全歟。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伊尹將言一德之戒。心先以天爲言。所以啓人主之敬心。天之所以難信者。以其命之無常。有從違向背于其間也。自其從違向背者觀之。謂之靡常可也。自人事觀之。常其德則位可保。孰謂天之無常乎。常德者。卽一德也。不一則安能常厥德。匪常則九有以亡。若夏王是也。夏王不能常其德。則是失其本心矣。夫德之一者。卽神也。卽民也。卽天也。此其理之至一者也。桀既不能常其德。則是不與神爲一矣。故慢神不與民爲一矣。故虐民不與天爲一矣。故天弗保。此亦理之必然者也。天既不與桀。則必求夫一德而與之。監觀萬方。有開導之命。眷求一德之人。而俾之爲神主。此所以假手于我成湯以伐桀也。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此言湯與伊尹君臣之間皆一德者也夫德之一者何也其理則根諸心其用則與天地萬物無間至一而無二至誠而無僞至精而不雜者是也苟有一毫之僞與雜則是二而非一矣所謂天地一元古今一時人物一氣遠近一貫之一也惟尹湯君臣有此一德則感而遂通天人爲一而遂能克享天心受天明命君民爲一而遂能有九有之師以革夏正蓋天下只有一理初無兩樣古之聖人齋心服事于屋漏之中而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在此惟其至一而已易之所謂至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此理也非天私我有商以其所佑者在德非商求于下民以其所歸者在德當其一德時天之心在此民之心亦在此其本同也天有心于私之商有心于求之不惟不足以得天人之心而一德之體亦有虧矣尹有一德而自言暨湯先己後君者其不失之誇伐歟曰尹當太甲未明之時斯言未出也尹當太甲既明之後斯言未出也今其告歸之際其心切于爲君故直言無隱諱無藏匿必欲太甲效法成湯可也時湯既沒太甲何以見知是必先己而後湯俾太甲卽己之一德知湯之一德也聖賢以公天下爲心不事于形迹如此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德惟一動罔不吉當其德惟一之時粹然無瑕如明月之珠如夜光之璧舉動無適而不得其宜此卽吉也德二三動罔不凶當其德二三之時心勞日拙動輒窒礙此卽凶也然則德止有一德奚從而二三也自人爲之私言之則有二三自天理之公言之卽一德也吉凶之所以不差者皆在乎人非于人

之外別有吉凶。天之降災祥者。卽在乎德。非于德之外別有災祥。六經之所言吉凶禍福者。皆自其己求之而非自外來也。使吉凶禍福而自外至。則禍可以禳而去。福可以祈而得。伊尹豈教太甲以倖福而苟免其禍者哉。則知此言吉凶災祥者。就德而言不誣矣。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此伊尹指示太甲以一德之要。至爲親切者也。今嗣王新服厥命。謂卽政之始。服此天命。當惟新厥德可也。新者對舊而言之。舊則有委靡因循而不振之意。新則純一不已而日進無疆也。伊尹又慮太甲不知所以新厥德而徒以紛更改爲者謂之新。故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所以謂之新。非其紛更改爲者之謂也。終始惟一之中。自有新之理存焉。蓋體常盡變之理。自當如此。終始惟一者。誠而不變者也。時乃日新者。其變愈出而其應愈不窮也。雖日新之功千變萬狀。而吾之至一者未嘗分明乎此。則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實未始有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實未始爲也。至是則德之盛矣。非躬行之至者。不足以盡此。非理明義精者。不足以知此。惟人君既有此一德。則人臣之有一德者。自然能知之。知而必能任之。故任庶官者。必惟賢才。選左右之大臣者。必愼擇其人。則人臣之有一德者。皆爲我用矣。然則人臣之所以貴乎一德者。蓋其任甚重。其責匪輕。豈可以非德而居之。臣之所以爲上者。以其爲君之德期于致君者也。臣之所以爲下者。以其爲民期以澤乎民也。君民之責聚于人臣之身。則君之擇

人。難于未用之先。不可以爲易而妄進之也。愼之于已用之後。不可以爲忽而使小人或間之也。既盡其難與愼。則所與者必君子矣。所與者皆君子。則自然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而爲和。道同志合。而爲一。此一篇大抵言有一德之君者。斯能用一德之臣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紹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上章既言一德之見于用人矣。猶以爲未也。此章又言一德之見于擇善。猶以爲未也。又言一德之效驗見于萬姓。咸曰。大哉一哉。人君不可以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而遂自止也。必當廣而求之。惟善是從。審而擇之。惟一是合。德亦何常師之有。苟主于善。吾從而師之。人莫不各有所長。能其一不能其二。工于此或拙于彼。惟主于善。則寸長者皆在所師。其求善者無有不廣矣。善無常主。善有似仁而不爲仁。似義而不爲義。似忠信而非忠信者。自其近似者觀之。亦謂之善。非善之正也。必當詳擇而審之。以求合于純一不變。然後可以爲善之至。其擇善者無有不精矣。擇善而至于協于克一。自非在己者先有一德。安能如是。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此言一德之效驗也。君與民同此一心。吾有一德。則民安得不稱頌之。大哉王言。以王言之出皆公天下爲心。則如之何而不大。一哉王心。因其言以探其心。所言在是。而所行亦在是。終始不變。如之何而不一。咸曰以見同然之心。又曰以見不已之情。使人君自謂有一德而百姓不稱頌之。百姓雖稱頌之而未至于咸稱頌之。百姓咸稱頌之而未

至于又稱頌之皆未足以言一德之至也克紹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先王之祿如之何而紹安之斯民之生如之何而底致之當其一德之時先王之祿與烝民之生皆在其中矣宗廟嬰之子孫保之而先王之祿自吾一德而安各安其居各樂其業而斯民之生自吾一德而致一德之效顧不大哉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純一不已而已者非純至誠無息而息者非誠一德者純誠之德也苟有自怠自足之意則不足爲一德矣求之于七世之廟又當求之千萬夫之長又當下至于庶民匹夫匹婦之微無不各使之盡其情此則不已不息者也七世之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有德之主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曰可以觀德是古今爲一者也萬夫之長謂居民之上爲諸侯智足以整齊萬夫者故曰可以觀政是人與己爲一者也君得民以使民得君以事君民之勢其相須如此之切其可不使人盡其情乎若以己爲廣以人爲狹自謂有餘而他人莫己若則詘詘聲音拒人千里匹夫匹婦苟有寸長者安得自盡乎匹夫匹婦既不得盡其情則人主孤立寡聞誰與共成其功乎是君與民又欲其爲一者也此章所言豈以人主既有一德必須觀德于七廟觀政于萬夫之長求善于匹夫匹婦哉蓋一德之體無往而非一古今人己君民猶有二者存焉則不足以爲一德之至矣此伊尹因太甲悔過之後可與言而言之與堯舜授受執中箕子爲武王陳洪範一意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此數篇皆逸其書。其書亡而其序存。沃丁、太甲之子也。伊尹既歿後。沃丁以三公之禮葬之。其臣咎單遂訓述伊尹平生之事。守之弗失。如曹參守蕭何故事。然咎單作明居。蓋司空之官也。唐虞以司空宅百揆。意者商朝亦然。則咎單者繼伊尹而相者也。伊陟、伊尹之子也。爲太戊之相。亳有妖祥。桑穀之木。共生于朝。朝非木之所生。此妖也。君臣之間。謀所以恐懼修省。以消天變。故伊陟贊告巫咸。謀之于同列。而咸乂四篇之書作。咸乂者。以巫咸能保乂王家也。太戊贊告于伊陟。謀之于臣。而伊陟原命之書作。原命者。原臣名。既以告伊陟。又以告原也。惟其君臣恐懼更相告戒如此。此所以能消天變。而太戊、伊陟、巫咸、卒爲商之賢君賢臣也。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歷世未久而累遷都。蓋所居近河。世有河患。則其遷也。亦視民利而遷。不獲已者也。

尚書詳解卷十六

商書

盤庚上

堯舜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治水之役。征苗之役。蓋有先意承志。奔走惟恐後者。其君固未嘗有言。而其民亦不待言而自從也。商德之衰。盤庚欲爲遷都之舉。而民敢出怨言以怨其上。其君又從而諄復告語之。示之以禍福。陳之以利害。上篇所以告之于未遷之時。中篇所以告之于將遷之際。而已遷之後。又爲下篇之書以安慰之。亦足以見其號令之繁。而風俗之薄矣。然則盤庚不得爲商之賢君歟。嗚呼。讀盤庚三篇之書者。可以見三代之君民矣。天下之患。莫患于勢隔而情不通。勢隔而情不通者。民有所乖於心。隱忍而不敢言。則亦蓄憤含怒而已。斯民蓄憤含怒于下。而君尊如天。以勢臨之。則關節脈理。始不相通。今也盤庚之民。有懷輒吐。有言輒發。而爲之君者。又從而撫摩開導之。俾之心平氣和。有相安而無相賊。此豈非其眞情者乎。孟子曰。天下歸商久矣。久則難變也。商民歷文武成康四十餘年。而不服周家。此豈無自而然哉。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自殷而遷亳。特一遷耳。安有五遷。此蓋爲民之胥怨而言之也。遷都、大事也。自成湯遷亳。仲丁遷

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盤庚又遷于亳自湯至盤庚已五遷矣將治亳殷未治也民于是咨嗟相與出怨言蓋其懷土重遷好安惡危之情固爾也盤庚于是作三篇之書以告戒之而以口舌代斧鉞則盤庚亦忠厚矣予于此見聖人亦有違衆而自用者矣夫善鈞從衆聖人與衆同所欲也人情之所順則事舉而易成人情之所咈則事作而多敗聖人安用違衆哉聖人所謂違衆者從夫天下之公理而已人情在是而理亦在是徇人情可也人情在是而理不在是則是理在吾心矣吾將屈于理而徇人乎抑亦屈于人而徇理哉吾惟屈于人而徇理則大公所在事久論定向之怨者將爲今之安矣則聖人之所謂違衆者是乃從衆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盤庚欲遷殷而民不往從其所欲居盤庚于是乎率呼衆憂之人而出直言以告之我王祖乙之來此耿邑則既居于此矣亦惟愛重我民而不忍盡殺害之所以去害就利而遷于耿豈意耿邑復有河患汝民復不能相正以趨生生之理予既攷之于卜亦如我之謀則人謀鬼謀皆相契合我之遷可以無疑矣商俗尚神三復聱牙之書大率以鬼神爲言上篇曰卜稽中篇之說尤詳下篇曰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其本一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

烈若顚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先王有所服行無非恪謹天命天命卽天理謂順天理而行當遷卽遷也先王之順天理如此猶不常安寧不常其邑居至于今已五邦矣今若不能承繼古先王所以恪謹天命之意而徒懷安不肯遷則天斷絕汝命于此耿地而爾不知之矣何況能從先王之功乎木已顚仆尙有萌蘖可以再生之理若今耿邑已是圮壞能遷徙于新邑則可以再復天之意將永我之命庶幾自此可以紹復先王之業而繼承不已自此可以底綏萬方而民各安生業利害在此甚明爾其可不從我以遷乎夫命旣在天而曰恪天命罔知斷命天其永命何也大抵古人以當然之理爲命而不以或然之數爲命勑天之命祈天永命皆自己而言之也若在己者不能盡其當然之理立乎巖牆之下與陷于桎梏而死語人曰此命也而可乎如使盤庚不遷都而耿邑有河患民不聊生國將滅亡而歸之命可乎循乎理之當然則得其命之正者也

盤庚斁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君至尊民至卑在位之臣則處乎尊卑之間達上之情于下而達下之情于上者也盤庚知小民有怨咨之言惟恐君民有隔絕窒塞欲使之血脈貫通故教于民而君情之未易達也必由乃在位之臣宣其德意志慮以告之又慮夫民情之不得以達于上也于是戒在位之臣以常行舊事而正其法度在于無伏小人之箴而已蓋小人箴規之言自昔先王之世使之畢達于上而未嘗抑塞之則所謂舊事

者莫先于此也能如此則君民相與其體無間命衆悉至于庭謂羣臣以下皆至于庭告以君之意使之達于民者也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不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來汝衆人告汝以教誨之言汝當謀去所以傲上從康之心傲上者違君之命而不肯從也從康者以其懷一時之安而不爲後日慮也當時羣臣所以不遷其病在此二事盤庚直指病而告之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舊人者歷年多更事熟見利害甚明者也故先王必惟舊人是任而新進少年不用之亦足以見盤庚之時所欲遷者皆老成之人而不欲遷者皆新進少年者也惟先王圖任舊人與之共政故先王有號令播告于下斯民見上之德意無有隱匿其所以導達之指者豈非舊人是賴我先王蓋不徒以言語聳動人也而行之以身又致其敬而無有過言斯民因王之意而信王之德則自然不變翕然惟上之從也豈聞有傲上從康也哉先王所用之舊人如彼今汝之所爲者聒聒然無知徒以險膚之言起人之信險則易動膚則易入皆非眞實之言也予不知汝之所爭者抑將何謂盤庚至此灼然有所見不惑于羣議謂若非我之自荒大其德以爲必遷將從汝之言惟汝含容以爲德則使汝終不畏我一人猶之觀火燎原坐視不救則我以拙謀成汝之過矣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

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此亦指其儆上從康之心而告之也。君唱而臣從。先難而後獲。此自然之理也。今我欲遷。而爾臣反儆上而不從。曷不觀之于網乎。網之有綱。猶臣之有君。舉綱則網自有條。豈有君欲爲而臣不欲者乎。今我欲圖爲久安之計。而爾臣反從康而憚勞。曷不觀之農乎。農之于田。猶人之于事。服田力穡。則必有秋成之望。豈有懷安怠惰而欲有所成乎。此又盤庚託物以明理。使之因物而有所悟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黜、退也。當黜其儆上從康之心。而從其本心。則眞實之德見矣。當儆上從康之時。本心既失。以險膚之言。恐動衆人。安其危利其菑。夫豈有實德及民乎。汝苟能黜乃心。而使實德及民。以至于爾之婚姻朋友。他日享其生生之樂。則民與婚姻皆受汝之實惠。我于此時。方敢不大其言。以稱揚汝之善。謂汝有積德。其德之積自先世。以至于今。非一日也。當時在朝之臣。皆世臣巨室之子孫也。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盤庚于此分析利害。甚爲明白。上章言有條不紊。乃亦有秋。施實德于民。汝有積德。是皆以其利者告之。此章又言罔有黍稷。自生毒。自災厥身。乃奉其恫。是皆以其害者告之。曰如此則有利。如此則有害。汝當知所決擇也。爾若不知所畏懼。大爲害于遠近之民。如惰農偸一時之安。不知勉强以作勞。不服

事于畎畝則終無有黍稷之獲飢寒將至矣汝不以和善言而告諭百姓他日民不安居則是汝自生其害以至于敗禍姦宄之惡皆叢聚于爾身以自取其災矣汝羣臣乃民所視效不導民于善而反以惡先爲之倡則是汝自奉其恫猶自取其災也痛既自奉于其身則他日雖有悔亦無及矣凡此皆極言其害處以告之謂之自毒自災自奉其恫以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也

相時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盤庚既分析利害以告之至此又示之以一己之權以爲刑罰特我不忍用之也而汝不可以我爲不能用刑也相視小民尙相顧于箴誨之言恐其言之發有口舌之患曾謂士大夫之所爲不若小人哉況我制汝短長之命生殺自我予奪自我汝苟有所見何不直告我而乃胥動以浮虛不實之言恐動沈溺衆人乃是汝無所忌憚不若愉民之顧箴言也火之燎原人不得而近其勢亦熖矣尙可撲而滅之縱汝羣臣肆浮言于下我豈不能用刑以撲滅之乎至于用刑撲滅則是汝衆自爲不安非我之咎也盤庚豈眞用刑哉特以是而警之爾于此可見古人之刑亦不苟用必三令五申水洊至習坎重巽申命迨其久也而猶有不率則法施于不得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聖人何嘗容心于其間哉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遲任古之賢人也人求舊則其所見也審器求舊則其爲用也利借器以明人反而觀之則器不可以同乎人者也盤庚之意以謂人當求舊則老成之言在所當聽而世臣之子孫亦所當念當時在朝之臣皆先正之子孫古我先王暨汝之祖父安與之同其安勞與之同其勞豈予今日不念其子孫敢以非禮之罰加之乎汝之祖父既勤于王家則爲之子孫者在我當世世遷汝之功勞不敢掩汝之善茲我有烝嘗之祭大享先王則爾祖亦與享之蓋功臣得以配享于廟我念爾之祖父則亦必念其子孫作福作災皆爾之自取予亦豈敢以非德而賞汝乎此章見得盤庚賞罰並用既不敢用非禮之罰又不敢用非德之賞盤庚之心惟有大公至正而已古之有大功于王室者其獲報如此之厚先王忠厚記人之功不敢忘人之勞蓋至于後世子孫而猶不忘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皆賢者之子孫也然則春秋何以譏世官曰念先臣之功而錄其子孫之賢此先王之公心也不擇賢愚而世授以大柄此後王之私意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曰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今我告教汝以行事之難言事不可輕易當如射之志于的然射之志于的必詳審而後發苟以爲輕易則發之必不中矣汝羣臣于遷都之舉不知深圖熟慮言語輕發遂以爲不可遷豈不失之太輕易

乎老成慮事深遠汝反不從其言是侮之也孤有幼本未有所知汝今苟不遷而他日孤有幼者罹其害是弱之也各思長久其所居不可爲目前一時之計勉出汝之心力以聽我一人之謀一人之謀本爲長厥居之計也無有遠而疏近而親我但公其心以爲賞罰汝之用罪者吾必有罰以伐汝趨死之路汝之用德者吾必有賞以彰汝向善之心禍福皆汝之自取也邦之臧善去害趨利舍危就安皆汝衆之謀非我一人之所專若其既遷之後而苟有不善焉則我一人有過失之罰善則稱人過則歸己之意也凡爾衆其惟致告謂爾衆當以吾言徧告其下蓋是時下之聽命亦有未及聽者盤庚慮其如是故爲此言使人人皆知予心自今至于後日汝當舍其舊而新是圖前日之聒聒險膚置之勿論矣自今而後各恭爾之職事言當遷都也齊汝之分位言臣當從君也度汝之口言汝之所言者當合法度無如前日之動浮言也罰及爾身弗可悔我本無用刑之心爾若違命不從事而不恭位而不齊口而不度至于用刑罰則我亦不得已而用汝亦無可悔矣末之二句嚴以刑罰盤庚之心欲使臣民之從之者爲何如耶此篇乃盤庚直情以告臣下皆其心腹之言若父兄之所以訓子弟涵泳其言者可以默識矣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

此數句史文也中篇乃其將遷之詞合臣民而告之也上篇未遷之時其人心咨怨故盤庚之言不得

不嚴切。中篇將遷。則人心已略信矣。猶未全信之也。故告之之辭稍緩。下篇已遷。則其辭尤緩。作史者述其意。謂盤庚作者。率民而起。涉河而南以遷也。當此之時。道路之間。跋履之勞。人情得無懷舊土之安乎。又況于此時信者半。疑者亦半。不得不以善言而訓其不率者。誕大也。大告以言。而誠信用孚于衆人之心。彼臣民咸至于王之庭。亦皆以誠信而應上之命。無敢有褻狎者。此有以見君民之交孚也。雖然。天下至大也。萬民至衆也。其所以服役聽命者。豈無人哉。于是乎有聖人出焉。爲之統制。爲之整理。凡有所云爲注措。則風起聲隨。雲合影應焉。慮其有不從者。今而盤庚遷都之謀。以口舌代斧鉞。回曲宛轉。旁譬方喻。又從而以至誠聽神之說以警悟之。斯民于此。宜其變前日不從之心。爲今日樂從之意可也。又且優游不進。咨嗟出怨言。豈盤庚不善于化民歟。抑民不肯從盤庚歟。曰遷都。大事也。盤庚之率民。民非不從。蓋自湯而至于今。凡五遷都。民之困于是役爲已久矣。力罷氣乏。憔悴勞苦。何況盤庚至此復遷。則其咨嗟不進。非民之罪也。是亦當然之理耳。余故表而出之。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君甚貴而民甚賤。君至尊而民至卑。盤庚升其民而進之。君不以貴且尊者臨其民。而民自忘其卑且賤。此三代所以與。其民不薄也。曰明聽朕言足矣。又曰無荒失朕命。此丁寧重復之意。欲使聽者之專也。古我前后。以商家先王之故事告之也。我前后一舉措動作。無不惟民之是順。故民安其君之政。而

與君相與以同其憂孟子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是也君惟民之承而民與君同其憂是君與民一心也豈有所行之事而不順天時者浮者順從之謂也殷降大虐謂囂與相皆爲水患是也先王所以不安其居其所作爲者無非視民之所利而遷此商家之故事也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我古后之事聞于後世者如此汝何不以是爲念乎我之所以遷者亦猶先王之遷也承順汝民使汝惟喜樂康安之是共豈以汝有罪戾之故遷徙勞頓使汝比近于罰乎汝民切勿有他疑也我之順理呼籲爾民使懷安于此新邑者皆惟汝之故欲以大從汝之志願也民之所志者在于好安惡危好利惡害而已吾之遷者正欲以安利之是從汝之本志也今予將用汝以遷安定厥邦舍前日之害而趨今日之利則汝之志得矣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瘝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昔我先王憂民之憂而民亦憂君之憂我今則亦憂民之憂如先王而爾乃不能憂君之憂如先王之民朕心之所困者在于欲遷而民弗從也汝曾不以此爲憂乃皆大不宣布汝之心敬念其誠信以感

動我一人方且背後扇爲浮言以惑衆不以利害之眞實者而告其上是汝心之不展布而敬念以誠者未有盡也爾所以如此者特自取其窮苦而已豈有利于汝哉譬之乘舟然必濟而後可不濟則舟中所載之物必臭敗矣新邑之安當決意以遷則可若猶豫遲回而不進則無有生生之理矣爾忱不屬惟胥以沈我觀爾之誠信不相聯屬進而聞我言則惟我之信退而聞衆人之論則皇惑而心無定見一可一否一進一退此其誠之不屬也終必歸于沈溺而已爾何不稽攷其是非利害之所在凡人于是非之不明而利害之不審者失于不知稽攷而已汝試稽攷之則是非利害自灼然于心苟爲不然則他日罹其禍害雖自怒何所瘳乎猶言悔之無及也汝不謀爲長久之計以思其災害則是汝大相勸勉于憂患也勸憂者若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也今雖有今日之安而後日無長久之利汝安得生生之理長在于人之上乎今我命汝以純一其心當一心聽我言無有遲疑進退之意起穢惡以自臭敗恐人倚乃身迂乃心盤庚明言告之恐奸人好生事者倚汝之身以迂曲汝之心倡浮言以鼓動人心遂文飾其說以謂衆人之情如此盤庚懼其有此等人汝民不可輕信也我之意但爲迎迓接續汝命于天而已遲回于此舊邑則汝無生生之理是命已絕矣今則遷在新邑去危就安豈非迓續乃命乎予豈汝威哉特奉承畜養汝衆人而已此篇專以告民併及其臣故其言詳緩優游比上篇不同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在朝之臣。其祖父昔嘗爲先神后之臣。我先神后既勞爾之先。故我以羞進爾。用懷安爾。亦念我先神后之故。汝豈可不知此意。當遷而不遷。則失于政也。不當遲久而久。是陳于茲也。我高后之神靈。對越在天。重降罪疾于我。且曰何故虐我之民而不遷乎。此盤庚罪己之意。既言高后之罪罰及己。然後言及于民。及于臣。又及于其具乃貝玉者。質之鬼神以爲誓者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不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盤庚既言我不遷。則鬼神之罰及我。又言汝民不遷。則鬼神之罰必及爾民。汝萬民不能趨生生之理。及我一人謀所以同心遷都。故先后大降與汝以罪疾。其說曰。何不及我幼孫盤庚。比同其心乎。先后有爽明之德。自上而罰汝。汝將何道以辭其責乎。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盤庚既言民不遷。則鬼神之罰及民矣。又言臣不遷。則鬼神之罰又將及臣。古我先后既勤勞爾之祖父。我亦念爾先祖之勞而用汝。俾汝共我畜養其民。汝乃有戕則在其心。傳曰。毀則爲賊。則者有物有則之則同。凡事莫不有法度有準則。汝則戕賊其則。我先后安爾之祖父。言爾祖父與我先王君臣之際相安。而無有不足之處。汝有戕則在心。則汝之祖父既不安。而我先王亦不安。故乃祖乃父。必斷棄

汝而不救汝之死言冥冥之中必有譴責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盤庚既言臣之不遷則鬼神之責將及爾臣又言爾臣之中有貪鄙在位取人之財貨無恥者則鬼神之責亦必及之亂治也茲我有治政之臣與之共天位者或有黷貨無厭道塗之間遷徙之時民有寶貨暴露乃具而有之則乃祖乃父丕大告我高后曰作大刑于我之孫遂開導我高后重降弗祥之事于汝身而不汝救鬼神之德無私豈私其子孫而不罰之哉凡此四段皆是盤庚質之鬼神先言己次言民又次言臣之貪貨者區區以鬼神之說告之無乃失之誣乎然臣民端不可誣也說者謂商人之俗尚鬼盤庚懼己德之不足以感民遂借鬼神之說以警動其心俾知所畏殊不知幽明一理神人一致人之理即神之理也合于理者必合衆人之心必合鬼神之心不合于理者必不合衆人之心必不合鬼神之心自後世觀之誠心既不足遂以鬼神爲渺茫荒忽之事岐幽明爲二致矣盤庚遷都之舉正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豈誣也哉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今我告汝之心已一定而不可易矣汝當畏敬我言不可既敬之而又輟也汝當大憂念我之言而行之不可計小害而不從也能永敬大恤則君民相通無有所棄絕相遠矣汝又當分其謀分其念各人

自爲謀念以相從。于我不可同爲一謀合爲一辭。以爲不可遷。若如此。只是一偏之私情。但知此之利害。而不知彼之利害。安得有公正之理乎。汝但人各自爲謀。而不可合爲一說。則中正之理。自設于汝之心矣。中者只是人同然之理。人皆有之。何待設。正恐羣臣徇于私情之一偏。則中正之理亡。故必設中于汝心。此二句只是謀欲其異。則理終歸于同也。又懼夫道塗跋履之際。有奸人乘間而發。不得不先有以警之。如有不善之人。不道之人。顚倒而踰越。作不順理之事。與乎不恭敬者。暫遇人而爲劫奪者。爲惡于內外者。如有此等人。我當小者劓其鼻。大者殄滅而絕之。不惟及其身。而併及其家。使無有遺育。無使移其種類于此新邑。雖未有此事。而不得不先爲之慮也。觀盤庚于首篇之末章曰。罰及爾身。弗可悔。而中篇又爲是言。非古人重于刑罰也。首篇則使之必從。中篇則懲其姦宄。亦使之必從。盤庚之用心可知矣。往哉。自今以往。長趨生生之理。今予將用以汝遷。則永建爾之家。汝當共爲無窮之計也。前言安定厥邦。土既安定。則家可以永建。詩曰。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所者。如語所謂居其所之所同。蓋有土則得所。先邦而後家。理也亦勢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下篇乃盤庚已遷之後。事既定矣。則以腹心之事。眞切示人。所以慰安撫摩之。不比上中二篇懼其不己從。故鋪陳禍福利害。至此則無用示以禍福利害矣。然自綏爰有衆下至于用宏茲賁。此一章乃是

慰安人情使之不疑自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而下至終篇此一章乃是戒羣臣一心以敬民不可以營私爲念此其一篇之大義也既遷之後奠定其民之所居乃正其宗廟社稷朝市之位當人情乍離舊都而至新邑情有未安事有未便豈無動念又況前此不從其君以遷安知今日事定之後其君得無按舊過以爲誅戮乎此其情又不能無疑盤庚將告有衆而必先安定之正所以絕他人之動念而示之以無疑也無戲怠懋建大命今則既遷于此長爲生生之計是爾之大命于此乎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汝不可以一時遷徙跋涉之勞而遂爲戲豫以度日遂爲怠惰以偸安當勉力以立汝之大命可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天下之亂常生于斯人之有疑心漢光武拔邯鄲得吏民毀謗之書會諸將而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此正是絕人之疑心也盤庚恐人情有疑惑其上故以心腹腎腸開心見誠而直告以朕志之所向言我今日舍其舊而新是圖汝前不從我遷都之罪亦置之不復論矣爾不可共爲忿怒相協比爲讒言以謗我下又告之以當遷之意古我先王謂仲丁河亶甲祖乙是也我先王將欲多大前人之功故遷都而適于山依山以爲固庶幾其無水患以降下其凶德求其嘉美之功于朕邦而已豈有他哉不意今我民猶未免夫水患蕩析離居無有定止事勢既如此安得坐視舊邑之害乎此所以不得不遷耳

民不知我之本心將謂何爲復震動萬邦之民以遷乎。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高祖成湯也湯與王業在于亳邑天之意將興復我高祖之德故使我居亳以從高祖之舊天道幽渺難測何自而見之耿邑之不安其居則天之意固有在矣天意將復我高祖之德而治于我家予豈能違天乎朕于是及篤厚欽敬之臣恭承民之命以永地于此新邑蓋賢者之見亦與天同也盤庚之時其不樂從遷者雖羣臣倡爲浮言以動衆而當時之賢者亦未嘗以不遷爲利也若曰無侮老成人若曰朕及篤敬則臣下之賢者已與盤庚之志合矣盤庚安能違賢者之謀而徇衆人乎亦猶伐商之役邦君御事皆不從而周公之所深信者十人之知帝命而已肆予沖人自謙辭也非廢其謀汝衆人之所謀以爲不當遷者非我敢廢爾之謀而不用也極其至則在于用善而已天之意也篤敬之臣也此皆謀之至善者也各非敢違卜又況人謀鬼謀之皆合有如卜之鬼神而卜以爲吉則又豈可違乎以是知盤庚非違衆而自用以天之意賢者之意鬼神之意合是數者之謀而用之所以能宏大其賁飾也我之所以遷都者正爲賁飾其前人之業與今日之治也得天人幽明之意而無間則所賁者可以鋪張而宏大之矣此章所以破羣臣之疑情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

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此章深戒羣臣革去前日之舊習。而爲他日之遠圖。所以爲他日之遠圖者。莫若專一其心以敬民也。合內外大小之臣而告之曰。凡爾外而爲邦伯者。諸侯之長也。內而爲師長者。公卿之列也。百執事之人。布于列位者也。庶幾皆當以惻隱爲心。惻隱者。愛人之心也。人誰無此心。但恐其爲利慾所蔽。則知有一己之私。而不知有民之可愛。予其懋簡相爾。我所以勉爾簡擇爾。使爾爲我之輔相者。亦賴汝敬念我之衆民。念之不忘。敬之不忽也。好貨之人。朕所不任。蓋心在于貨財。則一意營私。豈知有民。如此等人。我之所惡也。惟是以生生長久爲慮者。鞠養人者。與乎謀人之保居者。如此等人。皆是一心爲民。生生者。思欲民之得其生。鞠人者。思欲民之得其養。謀人保居者。思欲民之得其安。吾安得不敘其才而用之。加之禮貌而敬之乎。今我既羞進爾告爾以朕志之所順。與朕志之所否。若上文所謂不肩好貨。敘欽其生生。鞠人謀人保居是也。朕志之順否。既以告汝。汝當無有不致其敬。不得以總聚貨寶爲心。雖曰利己。然有害于民。則己安能獨享其利。惟以生生爲心。雖敬民之生。而己之生。亦在其中矣。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汝之德。卽民之德。無有二致。式。用也。用布其德以及民。永任一心。言當純一其心。此心苟不純一。則貨寶之心必奪之。方有害于民德。安能敷民德哉。觀中篇下篇之書所告者。及于具乃貝玉與夫好貨寶之辭。可見商俗之薄。其不遷者。亦以富家巨室謀利于彼故也。人臣苟懷一利心。必無爲民之心。盤庚乃是力洗舊習。明示好惡而一新之也。

尚書詳解卷十七

商書

說命上

說命三篇皆叙高宗傅說君臣相得之始終也上篇言所以得傅說之由與傅說所以復君之意中篇言傅說所以進戒其君下篇言高宗之所以學于傅說愚嘗怪傅說以匹夫而登相位不由薦舉不由人望不由家世不由勳業不由資序田野之夫一旦得君其君遂信之不疑傅說亦自信不疑天下後世亦從而信之不疑其事亦異矣嗚呼此豈可以常情拘而以常事論哉有高宗有傅說則可君非高宗臣非傅說而欲效其所爲則必有以私意而用人不合于公議者矣若漢文以夢而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此豈足憑哉後欲用人者當如堯之試舜則可以無失矣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此孔子序三篇之書也三篇之書高宗之所以資說者亦多矣而序書特取其三句者君臣之相得者孰大于此者乎天下惟有一理私心隔之則雖有同席而不相知者至誠之道無有遠近無有彼此無有顯隱無有夢覺無有上下無有貴賤無往而非一高宗之夢以誠而感傅說之得以誠而應譬如明鑑當臺有物必照初非鑑往亦非物來後世儒者不知此意且謂高宗憑恍惚不足信之夢安能信天

下之不信。高宗之夢。豈能盡其人之形狀。百工之刻其形者。又安能盡其夢中之形狀。傅說之賢。亦豈輕以形狀之相似而遂輕來。必是高宗與傅說相知之久。恐他人未之知也。遂因時俗之所尚者。以聳動天下。商人尊神而先鬼。故託之于夢。爲此說者。是以詐心逆高宗也。高宗用傅說。恐天下不己信而託之于夢。自欺猶不可。而況以欺天。欺當時猶不可。而況以欺後世。夫子序書。亦何爲而序之哉。此蓋以後世私心度聖賢。而未知有至誠相感之理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高宗居憂三年。信任冢宰。默而不言。此居喪之禮也。其心純乎孝思。他事皆無預焉。作史記此者。以其居喪而不言可也。豈以既免喪而猶不言乎。此百官羣臣所以拱手待命而進諫也。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觀羣臣進諫之言如此。亦豈庸常之說哉。明與哲皆智也。自知謂之明。知人謂之哲。明哲者君德也。堯之克明俊德。大學之在明明德。皆明此而已。君既具此明哲。豈以爲私有哉。必也推而作則。所以寓于制度紀綱之間。皆明哲之用也。天子爲萬邦之君。處臣民之上。則天下咸仰賴焉。故曰百官承式。式者、法也。作之則謂之則。承之則謂之式。實一也。王有言所以布命于下。不言則臣下將何所稟命哉。上行之爲命。下行之爲令。亦一也。曰則、曰式、曰命、曰令。無非人君明哲之用。今也高宗默而無言。則是以明哲爲己有。而不用之天下。皆百官諫王之意也。竊意高宗之在當時。既免喪之後。商道既衰。思

得賢者與之共任其事。熟視朝臣未有當高宗之心者。所以恭默不言。雖然。其不言者非不能言也。使高宗而不能言。則是柔懦無能。不足與有爲之主矣。惟其非不能言。故不言之中。誠意所格。自足以服天下羣臣未之知耳。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王于是用臣下進諫之故。而作書以誥之。台、我也。以我正四方。惟恐德之不善。故不敢言。惟自以爲不善。此高宗之所以爲賢也。此一句可見虛心無我。所以恭默。恭、敬也。默、不言也。其心思乎道。故恭默而純一想其戒謹恐懼。外物不足入吾之念慮。所以誠與天爲一。天與心爲一。故審夢中之形狀。刻其形以旁求。惟說築于傅氏之巖。其形實類夢中之形狀。此一段當以易之咸卦觀之。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惟其虛。所以能感而山澤通氣。高宗之所以能感乎天。能感乎說者。以其知德之弗類。恭默思道而虛其心也。雖然。高宗豈無所自而然哉。其始之學于甘盤。而所得已多。故今日之恭默思道。今日之得傅說。皆前日之學于甘盤而有得者也。後世以私心而窺聖賢者。謂夢中所見。未必有是事。又安知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實有是事哉。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先生聞其名。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菴。是日伊川不値。還至中途。一老人貢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伊川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尹子問于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觀此則高宗傅說之事不誣矣。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得傅說于一見之頃。知其爲賢。于是不由次序。遽登之相位。既登之相位。又置之左右。使之日親近于君側。而高宗亦得以日聞正言。日覩正事。命之曰。朝夕納誨。謂朝夕之間。常納規誨以輔君德。則無時而不納誨也。以版築之微。一旦爲相。貴賤異勢。親疏異情。苟其君不能自忘其勢。其臣不能忘人之勢。則諫諍之言。亦無自而入。置諸左右而親之。是高宗自忘其勢也。命之以朝夕納誨。是俾其忘人之勢也。金必資礪而後能成器。巨川必資舟楫而後能濟難。大旱必資霖雨。然後民蒙其澤。喻以作礪爲未足。又喻以舟楫。喻以舟楫爲未足。又喻以霖雨。蓋大臣有無所不能爲之才。故人君亦責以無所不爲之事。言事之皆欲倚賴說也。開啓汝心。謂開心見誠也。沃我之心。如水之沃潤萬物。有漸漬灌溉之意。古之大臣。所以格君心之非者。非一日之積。蓋其沃溉之有漸矣。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者。望其苦口之言以藥我也。毒藥使人昏瞶。其病乃除。苦言雖使人難受。非心乃格。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跣足而行。不視地。則必有以傷其足。不資傅說以爲之視聽。則必至于害事。高宗託之于物。以喻言之無盡。不能自已也。惟暨乃僚。罔不同心。此使傅說率其僚屬同心以輔上也。舜之治。百僚師師者爲之。文武之治。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者爲之。若傅說一人忠于君。而百僚未必忠于君。則傅說之以一齊人咻

之以衆楚王誰與爲善哉此高宗以暨乃僚命之而說亦以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自任也然則同心以正君者當如之何曰當如先王高后可也先王者自武丁以前之君高后者湯也商家之先王高后其心在于康兆民汝能使其君循先王之迹蹈高后之轍以安天下之民則爲臣之責塞矣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高宗剖心腹以告說說當敬其命而終之可也敬之于一時未已也必當終始常以欽爲心可也此章有以見高宗所以責任傅說之切處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復者與孟子有復于王者之復同說以此答其君也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蓋君能從諫則非心邪念自去天下之善言日聞其有不成德乎君既從諫而聖則爲之臣者先意承志而諫更不待命何況君也有命誰敢不敬而順之者乎未命者尚且諫則已命者可知人臣誰不欲進諫惟人君無從諫之心則臣下皆莫敢進一旦其君開悟有樂從諫之心則臣下不問已有命未有命將無所不諫譬如江海善下百川之所歸也余觀此章深怪當時高宗責望意其必有高見遠識以聳動高宗之心今其所言特曰從諫又況其君未有此心言之可也今高宗資以啓沃無非樂從諫之言而傅說又以此復之得無贅乎嗚呼此有以見人君之盛德與傅說之心矣人君之德其他皆不可有過至于從諫不患其過愈從諫而德愈進此是傅說培植高宗之根本將順其君之美德似贅而不嫌其贅也

說命中

此篇乃傅說既爲宰相進戒于王。一言一句。如醫者用藥。皆足以療高宗之病。此乃古人宰相之事業。人主以百揆之任付之大臣。禮樂刑政。與乎斯民之休戚利病。豈無當言之事。說既略而不言。豈自版築起登相位。未之知與。抑亦知之而不敢言歟。未知則不智。知而不言則不忠。而傅說之勳業。則非不忠不智之所爲也。蓋古人用心。皆自本原者觀之。孟子曰。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傅說可爲大人矣。然高宗本中興賢主。恭默思道。誠交上帝。非心何自而有。蓋已形之過易見。而未形之過難知。常人見于已形。君子則察之于未形。心術之間。毫髮或差。則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豈可謂恭默思道而遂無過哉。高宗未形之過。雖高宗亦不自知。說則一見而知之矣。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史官于此篇之首。言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二句。其意深矣。總百官乃居冢宰之任也。君以冢宰之任付之。是其信之已篤。任之已專。而爲臣者復處任大責重當言之地。則所謂可以言而言之時也。使高宗信之未篤。任之未專。而說未處總百官之位。則未可以言。而說亦未肯言矣。明王奉若天道。惟古之王者明德。足以有察。知天道之自然。所當奉而順之。天有日月北斗二十八宿之布列。尊卑相正。大小相繼。故王者法之而建邦設都。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邦乃天子之國。與諸侯之國。都乃天子之都。與諸侯之都。后王君公者。亦有尊卑大小之不亂。如天象然。豈王者以此爲逸樂自奉之具。而使

天下之承乎己哉。其本心則專于爲民而已。亂者、治也。若后王君公者不能治其民。而樂于下之奉己。則豈所謂順天道哉。此是傅說先說爲人主之題目。使高宗知所以爲民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上文既言爲君之題目在于治民矣。故此章正言爲人君之德所以治民者。當在于憲天聰明。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此四句又總括下文之意。專就憲天聰明上說。亦是箴高宗之病。蓋高宗本是明哲之主。明哲卽聰明也。然聰明自有二等。有一等乃作聰明。如漢武帝。如唐德宗。皆作聰明而自恃者也。有一等乃自然之聰明。如堯舜之聰明。成湯之天錫勇智。皆自然之聰明。本乎天者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之聰明出于自然。至公無私。若人君之聰明。以至公自然者爲體。不用一毫之私意。則是憲法乎天矣。君能法天。則臣下敢不敬順。民亦敢不從治。君若不違乎天。則臣民自不違乎君。自惟口起羞而下。逐件言所以憲天之事。口者號令之所自出也。號令一不謹而出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起羞也。甲胄者所以爲備禦之具也。備禦或不足。則敵國外患。如鬼方之屬。肆其輕侮之心。是起戎也。衣裳所以彰有德。古者再命受服是也。必當審察其藏于篋笥之時。恐其錫予之濫及干戈所以討有罪。必當省察在己無闕。然後動。恐其征伐之妄加。此四件事皆當致謹。苟不致其謹。號令之輕出。備禦之或忽。賜予之濫及。征伐之妄加。皆非所以循天理之自然。此四句。上二句事

有出于己者。當防其失之在人。下二句事有加于人者。當審其用之在己。或出于己。或加于人。王當無所不戒。信能明乎此四者。則將無所不美。明字極重。察于此而或失于彼者。皆未足以謂之明。能明則洞見四者皆有自然之天理。不可踰越。事事中節。則推而行之者。豈有不美乎。

惟治亂在庶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自此以下。亦是說憲天聰明之事。治亂之原。起于庶官。官得其人則治。官失其人則亂。古今人君孰不知進君子退小人爲治亂之原。然見識不明。私心或蔽。則賢否混淆而莫辨。官必有及于親近私昵者。爵必有及于惡德者。當以此爲戒。官此人也。必其能而有才者。爵此人也。必其賢而有德者。自其治事而言則曰官。自其有位而言則曰爵。故官則惟其能。以其能而任官之事者。爵則惟其賢。以其賢足以稱爵者。天命有德。一失其人。便失天之理。故也。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人君之舉動。當于未動之時。慮其合于善與否。必善而後動。蓋善者至公之理。不容人主有私意妄動。苟下合人情。上合天理。斯爲善矣。慮則有詳審不敢輕舉之意。惟于未動之時。戒其妄動。慮善而動。則有所不動。動必合于時宜矣。時者當其可之謂。言不失其宜也。雖然。善者天下之公理。非一人之私也。苟慮而動。動而有功。遂以善爲己有。功能爲可矜。則是私意而非公理。適所以失其善與功。舜之稱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

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以禹自不見其功能之在己。斯爲天下之至能。天下之至功。禹苟萌一毫自恃之心。則不足爲功與能矣。人心上不可添一物。添一物則非天理矣。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備者預備也。思患預防之意也。當治安之時。爲亂亡之備。當君子進之時。爲小人將用之備。事事皆爲之預備。則無一事之不備矣。能爲亂亡之備。則永無亂亡之失。能爲小人將用之備。則永無小人在位。何患之有。此言未然之時。當爲將然之慮。若至于已然。則無及矣。啓、開也。有出之意。納有入之意。人君若用君子。則君子愈知敬君尊上。安有侮之事。君若寵小人。則小人得寵。將益慢上。是開寵倖之門。適足以來小人之侮。非小人之過。乃開者之過也。非小人之罪。乃開者之罪也。恥過作非者。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湯之不吝。孔子之勿憚是也。若以過爲恥而不肯改。恐人之聞知。則將文飾其過。其初之過未甚害也。自其文飾之心生。則過愈多。是作非也。惟厥攸居。政事惟醧。居、止也。易曰。止其所也。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惟知所止。則事事有定位。不出其位。則所居定矣。居止既定。則政事皆醇粹。無有駁雜。蓋政事之雜而不醇。皆失其所居而出其位者也。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此則高宗豐于近廟。故說有此戒。夫愛親之心。人所同然。高宗之祭近廟。致其豐。何害其爲愛親之心。而說以爲過。蓋愛亦有自然之天理存焉。不可增損。祭義曰。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夫怠而忘者。是乃損其所不可損。煩而不敬者。是乃增其所不可增。高宗之豐于昵。得無煩而不敬乎。得無增其所不可增乎。此皆以善爲之而陷于不善。孟子所謂非禮

之禮者也。故戒以黷于祭祀。適所以爲不敬。何故。蓋禮至于煩勞。則自亂之心生而不誠矣。事神則難。聖人之道。只在和易寬平處。苟有一難焉。便非公理之正。古之先王設爲祭祀之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皆是和易寬平之道。豈有煩而黷而難者哉。推此以觀。則陳仲子不爲廉。尾生不爲信。晏平仲不爲儉。晨門荷蕢者不爲隱。苟難者皆君子之所不貴也。自此以上。無非說憲天聰明之事。至公自然之理。事事上皆有。不特號命甲胄。衣裳干戈。自夫官惟其能。爵惟其賢。慮善而動。不有其善。事有備。不啓竇。不恥過。不出其位而得所居。祭合乎禮而不黷。皆自然之理也。苟有一毫加損于其間。則是作聰明。非天子之聰明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旨哉。美其言也。不知高宗何所見而發旨哉之言乎。凡說之所言者。皆高宗未形之過。存于心術之微。他人未之知而說知之。說既言而高宗亦自知之。故言中其病。旨哉之言。非不情而爲此辭也。高宗信乎其爲賢主矣。高宗而非賢。則必有拒諫者矣。不然。則曰君且休矣。吾當思之。旨哉之言。發自而形。說乃言惟服。謂汝之所言。我當佩服而行之。汝若不善于所言。則我何所聞于行乎。雖欲行之。不知所適從矣。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然則說之所言者亦多矣。高宗又知所服行矣。可以已也。而傅說猶未也。復有行之惟艱之說。天下之事。其未知也。則以知之爲難。其既知也。則以行之爲難。聖門之

學致知力行而已知常在先蓋知則能行不知則不能行今高宗之明哲如此恭默思道如此聞說之言發旨哉之嘆如此不患其不知矣所患者行之不力也若已知而不能行則終無所至是亦徒知而已王忱不艱者以至誠之道行之不見其難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天之行健者此誠也君子之不息者亦此誠也既知有誠之說則無有久近無有作輟無有間斷何患其不能行乎是于惟艱之中而有不艱之忱則信乎合先王之成德矣先王成湯也成德無有虧缺處者以其至誠力行也王至于與先王合德則說無所不言于此時而不言說則自負其過矣君既與先王合德說尚何言之有哉此蓋傅說期君于極至之地可已而不能已也詳復此篇之意說之所言雖若泛而無統而一言一句皆足以警發高宗未形之過非泛然爲此言也豈特高宗當以是爲監哉後之有天下者亦足以爲法矣

說命下

此篇乃高宗學于傅說者也高宗始者聞傅說之言發旨哉之嘆則遂以爲足矣及聞傅說行之惟艱之說則見其理之無窮于是傾意以學于說遂敍其始者之學于甘盤而甘盤遯去未得其所資之人今始得說當有以訓朕志說遂申前日王忱不艱允協先王成德之意而誨之以學使之學古訓監先王而已高宗既聞監先王之說遂以成湯自期而以伊尹期傅說于此可見學之不可遽自足也自古帝王未嘗不學如堯舜之學于君疇湯之學于伊尹成王之日就月將下至齊桓一霸者亦知學于管仲人主之學豈爲博物洽聞綵章繪句哉自修身齊家至于治國平天下皆帝王之學也秦漢以後人

主不知此意。間有崇儒重道之君。不過好名具文爲緣飾而已。此所以不及三代之主也。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遹乃訓。

舊說皆以高宗始學甘盤。既乃遯于荒野中廢業。遯居田野。東坡先生以謂高宗既爲天子。豈復有遯于荒野之事。則遯者當作甘盤。明王之世。蓋亦有隱居不仕者。如堯舜之世有巢由。文武之世有夷齊。甘盤之遯。亦是隱而不仕。高宗謂傅說予小子舊時學于甘盤。遯去荒野。入居于河。又自河而往亳邑。及其終迹其所往。則姓名已不聞于世矣。始者之學所以明哲者。皆甘盤教之之力。然學之未至。亦因甘盤之遯。所以訓教朕志者。非說其誰望。志者乃高宗道學之地。孟子所謂士尚志者。卽此志。夫子所謂志于道者。亦此志也。此志一立。則日趨于高明廣大。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不能淫。不能屈者也。然須得人啓發教詔之。然後可以有成。若作酒醴。非麴蘗以發之。則酒醴何自而成。若作和羹。非鹽梅以調之。則和羹何自而美。以此喻高宗性情之美。必得人以成之。又與上篇舟楫霖雨之喻不同。舟楫霖雨者。大臣之責。人君全藉之以爲用于天下。麴蘗鹽梅者。師傅之任。因其君有性情之美。從而成就之。可以成德于一己。爾交修予罔予棄。交者有相接之意。修。治也。交修則言之未已而復言。諫之未已而又諫。如此接續而不我棄。當力行汝之訓誨。中篇傅說患高宗之不能行。不患臣之不能言。此篇高宗之意則患臣之不肯言。不患我之不能行。觀罔予棄。克遹乃訓兩言。可見高宗誠心爲學。惟恐說之去

己憤悱之心勃勃于其中則啓發之機斯有所受此童蒙求我之意學者不可不知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此數句總言爲學之大要學貴于多聞者豈徒爲博洽之具哉以其無所不聞聞之公卿聞之在朝聞之在野無非聞也而所以求多聞者亦推之于有用而已建事者立天下之事見于興利除害皆無非事也雖然徒知博學以爲用而不知法古以有得則徒善而無法古人之訓有已行之驗矣求之多聞而參酌以古人之訓則有所準的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于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苟不行先王之道則施之于暫而不可施之于久可以行之于一時不可行之于後世故事不法古而可以長世者非說之所聞言斷無是理也其說大概以學古訓爲重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自惟學遜志而下皆申言王人求多聞之意監于先王成憲卽申言學古訓之意遜志者謙遜也堯舜之道在于徐行後長之間而子路見哂于夫子者亦以其言之不遜故爾此志苟遜則慈祥溫順之意勝而鄙倍暴戾之習除然後虛而能受既知遜志矣又須時敏敏速也時時致其敏則顚沛造次之間出入起居之際不可有一時之斷續如此則厥修乃來矣修仁而仁來修義而義來其來者非自外來本于吾心者也亦如夫子欲仁斯仁至同意雖然有所敏于外未必有所懷于中也信懷乎此則是有

諸己而無勉强之態。夫然後道積于厥躬。積、聚也。道在吾身。何積之有。由其始也有所蔽而未開。晦而未明。則道與己爲二。允懷于茲。則道始積聚于吾身。由蔽而開。由晦而明。道始爲我有矣。雖然。允懷于茲矣。猶未至于終始如一也。教人者止爲學之半。而不得爲學之全。蓋舉一隅以待其反。引之而不發。教者之事。故君子必欲其自得也。典、常也。自始而終。自終而始。至誠無間。終始如一。至于此然後爲自得。其德之進也。不自知其所以進矣。自非大而化之之境。何以能然。蓋其始之厥修乃來。猶未離乎修也。道積于厥躬。猶未離乎積也。厥德修罔覺。則德與己兩忘。修與積俱釋矣。可以已乎。曰未也。先王有已成之法。苟不能監先王之成憲。則蕩而失其守。未免于有過。惟以己之所得者而驗之。先王之憲。禮樂法度典章文物。一循乎先王之舊。則事得其宜而永無過矣。自遜志以至于允懷于茲。自允懷于茲以至于終始。典于學。乃學之次序也。監于先王成憲。乃學之準的也。高宗能至于此。則說何爲哉。敬承其君而已。招俊乂以列庶位而已。敬承其君。則有將順而無逆耳。招俊乂以列庶位。則展布四體而無所顧忌。苟其君之學有所未至。則臣下惑疑顧忌。雖欲旁招俊乂以列庶位。豈可得乎。蓋君盡君道。而後臣有以守臣之職。旁招俊乂。乃宰相之任。傅說之責也。抑嘗再三而味之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舜之授禹不出諸此。惟者、思也。天下之理。規摹經盡而後有所成。于彼此之未定。將顚敗而覆亡之是憂。有何成之足望。今也高宗之于傅說。其未得之先。高宗固嘗恭默思之矣。非高宗之思乎。三篇之作。君臣之間。議論講明。而惟之一字。不絕其音。言之者不以爲煩且過。書之者喜稱樂道不以爲

縷縷。豈君臣之間。日親萬機。全無一語可呼吸。而惟之一字若此其多。大抵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一政之出。不思則失之謬妄。一言之發。不思則失之誣誕。治天下而不思。則亂散而不收拾。居爵位而不思。則傾危而難保。君臣其可不思乎。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深信遜志之學。知其全功在傅說。復以伊尹之事期之。以謂四海之內皆仰我之德。人主務學愈切而德愈進。則舉天下臣民皆在吾德之中。蓋有不令而行。未占而孚者。其爲仰戴亦自然之理。其所以仰朕德者。皆汝之風教。此高宗遜志之實。不敢居其能也。謂之風者。傅說于言動語默之際。陰有以感發高宗。如風之行。無有形迹。前日之效。雖皆成于傅說。自今日以始。所以責成于傅說者。更未已也。必有股肱手足。乃可以成人。必有良臣。斯可以成聖。猶高宗之不可一日無傅說。先正保衡。卽伊尹也。在湯時爲阿衡。在太甲時爲保衡。官名也。上則保其君。下則平其民。故曰保衡。作者。興起也。湯學伊尹。故凡湯之所爲者。皆伊尹有以興起之。作成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此伊尹自任之言也。當其耕于有莘之野也。天下之責。不在伊尹。及其幡然而改。從湯之聘幣。則天下之責在伊尹矣。天下之責既在伊尹。則堯舜其君。使民得其所。豈非伊尹之本職

哉。苟不克使其君爲堯舜。則其心赧然。不啻市朝之撻。苟有一夫不得其所焉。則引咎歸己。此亦禹稷視飢溺猶己同意。惟其伊尹以君民之責任諸己。如此。故能佑助我烈祖成湯。其治至于皇天。是與天爲一也。烈祖成湯之治。皆伊尹任之。則我今日之治。舍傅說其誰任。爾庶幾明白其心以安我。無使阿衡專受美名于有商。不特成湯有一伊尹。傅說之功亦伊尹也。惟后非賢不乂。言君若不資乎賢。則無與共治者。惟賢非后不食。言賢者之所以得其養。食土之毛。孰非君之力。高宗意謂我必資賢者共治。然賢者既因君而得所養。則君臣之義。如之何而廢之。亦當事君以佐君之治可也。其尙能繼爾之君于先王成湯之後。使今日之治不愧成湯可也。紹乃辟于先王。其意何在。曰永綏民是也。先王之功亦只在安民。汝能永綏民。使民長得其所。則所謂紹乃辟者得之矣。傅說于中篇及此篇。惟以先王期其君。高宗至此。深見爲治有無窮之理。又知以先王自期。而以伊尹望傅說。至于此則傅說尙奚言哉。對揚天子之美命而已。天子揚此命于上。而公卿大夫知之。大臣揚此命于下。而百執事與天下之人知之。是對揚也。詳復此章之意。可以見古者帝王君臣其不自足之意如此。君不以四海仰德而怠于資臣。臣不以君之已能而怠于輔其君。君臣相期。俱欲至于先王先正而後已。唐太宗貞觀之治。一見魏公勸行仁義之既效。遂喜形于色。其不及古人遠矣。

尚書詳解卷十八

商書

高宗肜日

讀此篇之書有以見君臣遇災警戒之意夫以高宗之聖精誠上通于天而四海仰德則宜其和氣感召祥瑞屢見可也何爲而有雊升鼎耳之異甚哉天心之愛人君也久矣猶父母之愛子然凡加之以鞭撻譬之以訶責者必其可教之子若夫不肖之子爲父母之所棄絕者則無事于鞭撻訶責矣古之聖人知其意故災異之來愈加戒懼若堯舜之水則曰儆予湯之旱則以六事責躬皆此類也聖人不以災異爲嫌菅患己德之不修若夫漢武帝征討連年愁怨四起不以此加意乃以白麟赤鴈爲祥由今觀之水旱不害爲堯舜而白麟赤鴈未見其爲武帝之益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飛雉野鳥也鼎祭之器也雊鳴也高宗于祭之明日野鳥升鼎耳而鳴可謂異矣作書者之所述但云越有雊雉不言所祭者何廟所鳴者何處孔子序書直云祭成湯升鼎耳聖人之意蓋有在矣高宗之所以召此怪異者以高宗之祀豐于近廟而薄于祖廟也故云祭成湯昔者傅說嘗以黼于祭祀箴高宗之失矣至此猶不改此其耳不聰不能聽大臣之言也故升鼎耳而鳴天人幽顯之理于此可見矣

鳴雉之變。不自外來。乃高宗心中之物。形見于外。感應之理。隨類而至。洪範五行傳。其可以盡廢哉。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二篇之書以戒其君。今高宗肜日之篇具存而高宗之訓已亡矣。意其所言者。無非修省恐懼之意。祖己知之。變異之來。不在乎雉而在乎高宗。故所以訓王者。亦欲其修己以應天而已。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上高宗肜日者。篇名也。此高宗肜日四字者。卽高宗所祭之明日也。商人曰肜。周人曰繹。皆明日又祭也。高宗于所祭之明日。于是有鳴雉之異。祖己之自言者。以謂此野鳥之變。豈王心惟先格王之非心而正其祭祀之事。則可以消此異矣。乃作書以訓誥于王曰。惟天監下民。以義爲主。天固以愛民爲心。然亦何嘗容心于其間。第視其義理之如何。義之所在。卽天之所在也。爲善者自有得福之理。爲惡者自有得禍之理。降年有永長而得壽者。有不永而夭者。豈天故欲夭民哉。民于其中間自絕其命。蓋合于義者年之所以永。不合于義者年之所以不永。民有不若德者。不順其德。是爲非理非義事也。不聽罪者。不服其有罪而改過遷善也。不若德不聽罪者。天既孚信其命正其德。蓋福善禍淫者。乃天之命亦天之德也。天之福善禍淫。其命何嘗差。其德亦何嘗更易哉。天既孚命正厥德。則見在天之禍福一

定而不可易矣民于此時則曰天道其如我何此可見民之自絕于天非天有心以絕民也祖己言此者以見民之壽夭皆其自取也人君之禍福亦其自取當反身修德可也然則祖己之意所以訓王者專爲鳴雉也今其書不及于雉又不及高宗而且及于民此見古人諫君其辭優游詳緩不迫切而意獨至使聞之者自喻也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王之所主者在于敬民無非所以爲天之繼嗣者天生民而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君者天之繼也典祀者祀有常禮也常祀不可豐于親戚之廟苟豐于昵而薄于遠則其心不知敬民是有意于邀福也今觀此篇見高宗心術之事前此傳說一見之初已箴其失宜若邪意已格非心已改矣豈謂數年之後舊病復發乎蓋人于心術莫不有所偏處自非勇于用力一洗而消之則病根不除雖皆遏于一時而既久必偏重處復發以高宗之賢聖尚且如此則學者于其氣質之偏當何如用其功哉

尙書詳解卷十九

商書

西伯戡黎

此篇乃商家之亡。周家之興。皆自此而始。西伯卽武王。非文王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必無戡黎之事。至武王時人心去商久矣。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黎乃近王畿之國。黎侯必與紂同惡相濟者。武王繼文王之後爲方伯。得以專征諸侯。黎與紂同惡。是以不得不伐。以其迫近王畿之故。故祖伊所以恐。知周之必興。商必亡也。雖然。武王豈有利商之心哉。黎之惡雖在所當討。而亦因此以警紂。使紂因之以改過。反前日之不善。爲今日之善。則武王退就臣子之位。戡黎之舉。特方伯之稱職爾。豈非武王之本心哉。惜乎祖伊之言雖切。而紂乃責命于天。此孟津之師所由以興也。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咎。惡也。始咎周者。商人之惡周自今日始。前此商安于周而未有疑之心。至是周人之德日著。而商人之惡日長。所以見疑而惡之也。周人乘黎。孔子序書。不曰周人乘黎。殷始咎周。而曰殷始咎周。周人乘黎。可見乘黎在于咎周之後。不是因乘黎而始咎周也。旣惡周而疑之矣。復有乘黎之舉。加兵于王畿

之近國。此祖伊所以徬徨警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過。求所以圖全之計也。作書者謂之戡黎。序書者加以乘字。此乃春秋之法也。戡者以兵致討之謂。乘者以力勝之之謂。武王乘黎未爲過舉。然君臣之分。如天冠地履之不可易移。伐王畿之近國。以警于王。豈臣子之所樂爲哉。武王于此。安得不爲法受惡。加一乘字。然後君臣之分正。而千萬世之論定。此序書者之本旨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祖伊乃商之賢臣也。因西伯戡黎之故。知天命人心將歸周。故恐懼而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商命。天人初無二致。人事所在。卽天理也。觀商之惡如此日甚。周人之德如此日著。豈非天命將在周而絕商乎。訖者。絕也。格人者至人。以人事觀之。元龜者以神靈攷之。此皆無敢知其吉者。言必凶也。常人見其形。而君子見其理。格人元龜。亦知其理必至于亡也。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先王在天之靈。豈不欲佑助子孫。俾之長久享天命。王既荒淫戲怠。自絕于天。先王亦莫如之何矣。王以淫戲自絕。故天于是從而棄絕之。何以見天之棄我哉。卽人事以觀之。可見天下之民苦于暴虐。而不得以安其食。淪于惡德。而不知虞度其天性之善。父子兄弟無以相養。而不知蹈循其典常。此卽天棄我也。今我民罔不欲喪者。民本自有愛君敬上之心。今至于民無不欲亡。以謂天何不降畏威于紂。受天之

大命以伐商者。何爲不至乎。此乃人各有心。而孟子謂之獨夫者也。桀之惡至于民謂爲時日曷喪。紂之惡至于民罔弗欲喪。此湯武之舉動。所以順乎人也。今王其如台。言自今以後。王當如我所言恐懼改悔而後可。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觀紂此言。以爲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安其危利其菑者也。祖伊又從而反報之曰。乃罪之多。旣以參列在天矣。而復責命于天可乎。此與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何異。古之賢主。以命在我。而不以命在天。故經之所言者。惟曰勑天之命而已。迓續乃命而已。祈天永命而已。何嘗不在己。至于無道之君。則常責命于天。唐德宗奉天之變。乃歸之命。惟李泌能知此意。故曰君不言命。使人君而言命。則是廢人事而委之天。若桀紂是也。商之卽喪。言喪亡不待其久也。指乃功者。言指汝之功事。皆喪亡之兆也。善有善之功。惡亦有惡之功。蓋其惡之成也。指乃功事以爲喪亡之兆。則其亡者乃其自取之也。何預于天哉。不無戮于爾邦。商旣喪亡。則爾邦豈無戮辱乎。其爲戮者亦其自取。而非預乎天也。孔子序書以爲商始咎周。而祖伊言者初無咎周之辭。以此見戡黎者非文武之過。故祖伊言于紂者。但自反己而已。于人何怨之有。其初乃以天子稱之者。猶有望改過于紂也。紂乃責命于天。祖伊知商必喪。周必興。于此時乃曰

爾。則非尊君親上之義。